

小學生文庫

第一集

(長篇小說類)

岳傳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0671B

小學生文庫

第一集

(長篇小說類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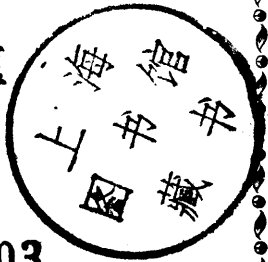
岳

胡懷琛改編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傳

第四冊



120803

130803

~~1002477~~

編
輯
人

王雲五 主編
徐應昶 主編
周建人
宗亮 寰
沈百英
沈秉廉
黃紹緒
蘇繼贖
趙景源
殷佩斯

岳傳第四冊

第二十八回

破兵船岳飛定計

襲洞庭楊虎歸降

岳元帥悄悄對耿氏弟兄道：『二位照舊時打扮，詐去投降，楊虎決然不疑。』等待開兵之時，賢弟即謀一差，替他看守山寨。等楊虎出兵，先來放了牛臯，做了幫手，就拿了楊虎家眷，不可殺害。將他的金銀財帛收拾好了，四面放起火來，燒了他的山寨。這便是二位賢弟的大功勞！二人領命，仍舊換了打魚的服色，別了元帥，下了小船，竟往洞庭東山水寨而來。

那小卒都認得是耿家弟兄，先來報知楊虎。楊虎命請到大寨相見。兩兄弟跪下叩見，楊虎即忙扶起道：『二位賢弟少禮！不知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！』

耿明達兩兄弟齊聲應道：『小弟蒙大王恩情，容在湖中生業，家下豐足，皆是大王之德。今聞岳飛領兵到此，欲與大王作對，因此家母命小弟兩人來，幫助一臂之力，大王若有差遣，上天，下地，並不敢辭。』楊虎大喜道：『多承美意！幾次相勸二位，共圖大業，皆因難得令堂之意。今惠然肯來，真乃天助我也。』吩咐取袍服過來，與兄弟二位換了。一面整備筵席慶賀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岳元帥命平江知府，去整備粗細竹子麻繩聽用，又扎造木排，置辦生牛皮，做成擋子，遮箭牌等。在城內各大戶鄉紳家，借綿被數千床，放在船上，防避弓箭火礮。又畫成圖樣，叫鐵匠照式打造倒鬚鈎子，并三尖小刀聽用。一面命湯懷、張顯，取短板扎縛於笆斗上，令兵卒站在上邊，在於淺灘水上習練，名爲『笆斗兵』。日後站在船上，迎風走浪，却就不怕。湯、張二人領命，就在太湖邊岸教練去了。再命施全帶領船匠，將毛竹片密釘船底，下邊安排倒鬚鈎，三尖

刀施全領命去了。

過了四五日，楊虎着小嘍囉來下書催戰，岳元帥推辭有病，暫緩數日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直等過到半個多月，衆將皆來繳令：『諸色俱已齊備，但無大戰船，如何迎敵？』元帥道：『不必大船，我自有妙用。將軍們可穿着軟底鞋子，腰纏扎緊，只看本帥紅旗爲號，一齊攢入小船篷下藏躲。待他火礮打過，然後齊出來交戰。』又命王貴帶領幾十號小船，去打撈水草，堆貯船中，躲在兩旁。待他那第二隊樓船來時，把草船使出來，水草推下水去，塞住他的車輪。等那樓船行走不動，就上去殺他的兵，釘死他的礮眼。然後再下小船，分左右來助戰。王貴領令去了。

又命周青、趙雲、梁興、吉青四將帶領五千人馬，前往無錫大橋埋伏。『那楊虎若敗了，必由此路投九江去，你們到那裏截住。只要生擒，不許傷他性命。』

違令者斬。」四將得令而去。

岳元帥料理停當，擇日出兵。三軍齊至水口，發礮下湖。一貼木排，夾着一隊小船。前一帶皆是竹城，用繩索穿就溜頭。若將繩子一扯，竹城就睡倒；將繩一放，那竹城依然豎起。衆兵將多站立木排上，吶喊而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那邊山上忙忙報知楊虎。楊虎卽命先行許賓率領「礮火船」，元帥花普方率領「樓船」，水軍頭領海進率領「水鬼船」，自己率領大戰船，親自督陣，與岳飛交戰。當有耿氏二兄弟奏道：「岳飛詭計極多，恐沿湖另伏兵將，擊我之後。我二人在此保守山寨，可免大王內顧之憂。」楊虎大喜道：「因得二位賢弟保守了大寨，我好放心去。這一陣，定教他片甲不留。」當時二人直送至水寨方回。

楊虎上船，放礮開船。那岳元帥衆將兵走木排猶如平地一般。那許賓駕

的第一隊『礮火船』，看見就一齊放起火礮。岳元帥將紅旗一招，衆將兵躲進小船，將竹城睡倒遮護，停住不行。但聽得礮聲不絕，那礮子打在竹城上，一片聲響，俱溜下水去了。放了一會，聽得礮聲不響，衆將仍舊豎起竹城，又吶喊起來。這一隊礮火船，兩路分開。

一聲鼓響，第二隊『弩樓船』擁將上來，萬弩齊發。岳元帥又將紅旗一招，照舊睡倒竹城。那王貴將草船放出，一齊將水草推下湖去。那樓船上水車，却被水草塞住車輪，再也踏不動，那樓船似釘住一般，轉折不來。王貴豁喇一聲，率領衆軍跳上樓船，逢人就砍。衆嘍囉那裏敵得住殺的殺了，下水的下水去了。王貴吩咐衆軍士一齊動手，把礮連架子，都推下湖去。花普方正來救護，王貴已經下了小船，與岳元帥合兵一處了。

那第三隊『水鬼船』，見前面兩隊火礮弩箭不得成功，便一聲梆子響，衆水鬼齊齊下水。元帥見了，也把紅旗一展，那阮良手提着兩把發風刀，帶了

幾個會入水的軍士，扑通的跳下水去。那些水鬼在排底船底下，用力將鑿子來鑿船底。那船底下，多是竹片釘着的，那裏鑿得通。也有被倒鬚鈎鈎住的，也有碰着三尖刀割壞的。阮良同這幾個水軍，見一個，殺一個，那水鬼只識得水性，却不會廝殺，那裏當得阮良這些好漢，十分中倒殺掉了九分，依舊跳上木排來助戰。這裏賊兵，看見水面上只管冒出紅來，不見岳家兵船沈將下去，情知又着了道路。楊虎只得催動戰船，來與岳飛決戰。

岳元帥站立於船頭之上，高聲叫道：「楊將軍！你今大事已去，不若早早歸降，休要自誤了！」楊虎道：「岳飛！你休誇大口！不說我兵強將勇，就踞着這太湖，水勢滔天，進則可攻，退則可守，你怎生奈何得我？」岳元帥大笑道：「楊虎！你兀自不知，你那巢穴已被我搶了，尚在那裏說夢話！你試回轉頭去望望看。」

楊虎聽說回頭一看，但見滿山紅焰，火勢滔天。早有小喽囉飛船來報道：

「大王不好了！耿家弟兄，搶出牛鼻，刮了山寨，四面放火，回去不得了！」楊虎大叫一聲：「好岳飛！俺怎肯輕饒了你。」催動戰船，使將上來，刀槍兵器，如雨點一般殺來。

岳爺小船上兵將，仰着難以抵敵。岳爺忙命鈎手搭着大船，衆將湧身而上。楊虎之船，俱各圍裏攏來。王貴手起刀落，將許賓砍下水去。湯懷、張顯跳上「樓船」，雙戰花普方。花普方跳下湖，赴水逃到岸上，徑往湖廣投楊么去了。「水鬼船」上海進提刀下水，來到木排邊，只望來殺岳飛，被王橫一銅棍，打得腦漿迸出，死在湖內。楊虎見不是頭路，只得跳下水逃命。阮良見了，也跳下水來，擒捉楊虎。岳元帥見四隊兵船俱破，下令：「降者免誅。」那些大小賊船聽得，俱齊聲願降。元帥就命湯懷、張顯發船往山寨招撫賊兵，如降者不許殺害。一面救滅了火，將楊虎家眷，送到本帥營中候命。二將領命去了。又命王貴、施全收拾降軍船隻，發號鳴金，奏凱回營。

楊虎在水中戰不過阮良，逃往西邊上岸。恰遇着數百敗走的嘍囉，楊虎就揀匹馬來騎了，一同去投混江王羅輝、靜山王萬汝威，思量借兵報仇。行了一夜，天色纔明，早到了無錫大橋邊。只聽得一聲礮響，周青、吉青、趙雲、梁興四將，一齊殺出，大叫：「我等奉岳元帥將令，在此等候多時。快快下馬受縛，免得老爺們動手。」楊虎大怒，舉刀來戰四將。可憐楊虎殺了一日，走了一夜，肚中又飢，人困馬乏，那裏戰得過四將！只得虛幌一刀，沿着河敗將下去。四將隨後追來，又聽得前面礮聲又起。楊虎道：「我命這番休矣！後面追來，前面又有伏兵，怎生逃得過去！」

却待要自刎，忽聽得前邊河內叫道：「楊將軍！你令堂在此，快來相見！」那四將在後就各把馬勒住。楊虎舉目看時，只見水面上二十號小船，齊齊排列兩岸，中間三號大船。岳元帥站立船頭，左邊張保，右邊王橫，好似天神一

樣。岳元帥高叫：『楊將軍！你令堂寶眷俱已在此，何不早降？』楊虎道：『岳飛我已拚一死，休要來哄我。』言未畢，那楊虎的母親，早從船艙裏鑽將出來，喝道：『逆子我一家性命，皆蒙元帥不殺之恩，還不下馬拜降，等待何時？』楊虎見了，慌忙跳下馬來，撇了刀，跪在岸邊，說道：『元帥虎威大德，楊虎情願歸降。但是屢抗天兵，恐朝廷不肯寬赦，奈何？』岳元帥忙攏船上岸，雙手急扶起道：『天下英雄，皆爲奸臣當道，失身甚多。本帥當年在武場，亦曾受屈，所以小弟兄輩，也做些不肖之事。當今天子敬賢愛才，將軍既能改邪歸正，就是朝廷的臣子，都在本帥身上，保舉將軍共扶宋室，立功顯親，也不枉了人生一世。快請看視令堂，安慰寶眷。』楊虎連聲「謝謝」，上船來問候母親。元帥命四將由陸路先回平江府去。那幾百嘍囉，願降者，俱令後船湯、張二將分隸部下；不願爲兵者，聽其歸農。發礮發船，與楊虎同往東西兩山，招撫羽黨，收拾糧草。

自己同衆在後進發。那王貴向着湯懷道：『大哥不叫你我做先鋒，反點牛臯弟去，難道我二人的本事，不如了他麼？』湯懷道：『不是這等說。大哥常說他逢大難不死，是員福將，故此每每叫他充頭陣。』王貴道：『果然他倒有些福氣。』

★ ★ ★ ★ ★

牛臯挂了先鋒正印，好不興頭，領着人馬，一路到了湖口。當有總兵官謝昆下營在彼處，等候岳元帥。探兵見了牛臯打的是岳軍旗號，認做是岳翁，慌忙通報。謝昆連忙出營跪接，口稱：『湖口總兵謝昆，迎接大老爺。』牛臯在馬上道：『賢總兵請起。我乃岳元帥先鋒都統制牛臯，元帥還在後邊。』

謝昆氣得出不得聲，起來叫左右：『把報事人綁去砍了。』兩邊軍士答應一聲，就將探軍綁起。牛臯大怒，這總兵如此可惡，便叫一聲：『謝總兵！你既做了總兵官，吃了朝廷的俸祿，一兩個小強盜，還怕你殺他不過，剿除不得，也

要請我們來做什麼？我們往別處去，這個功勞，讓了你罷。」說罷，就回馬轉身吩咐衆兵士一齊退下。

謝昆吃了一驚，「他是奉着聖旨來的，若在岳爺面前說些什麼，那還了得！」只得忍着氣趕上來，扯住牛臯的馬，叫道：「牛將軍！請息怒。軍中報事不實，應按軍法。幸是將軍來報差了，還好。倘是賊兵殺來，也報差了，怎麼處！既是將軍面上，吩咐放了綁，快謝了牛老爺。」探子在馬前叩頭，謝了牛臯。

牛臯道：「謝總兵！我且問你：這裏有多少賊？賊巢在那裏？」謝昆道：「這鄱陽湖內有座康郎山，山上有兩個大王：大頭領羅輝，二頭領萬汝威。他兩個佔住此山，手下雄兵猛將甚多。內中有個元帥，姓余名化龍，十分利害，因此官兵近他不得。」牛臯道：「這康郎山，離此有多少路？可有旱路的麼？」謝昆道：「前面湖口望去，那頂高的就是，水路去不過二十里。若轉旱路去，就有五十里。」牛臯道：「既如此，可着個小軍來，引我們往旱路，就去搶山。你可速備糧。」

草前來接應。」說罷，就令衆兒郎望康郎山進發。謝昆暗想：「這莽匹夫不知利害，由他自去，送了他的命，與我何涉。」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牛臯領兵來至康郎山，吩咐衆兒郎：「搶了山來吃飯罷。」三軍得令，在山前放礮吶喊。早有守山嘍囉飛報上山。萬汝威就命余化龍引兵下山迎敵。余化龍得令，便帶領嘍囉，一馬沖下山來，大喝一聲：「那裏來的毛賊，敢來尋死！」牛臯擡頭一看，只見來將頭帶爛銀盔，坐下白龍馬，手執虎頭槍，望去竟如岳爺相像。牛臯也不答話，舉鎗便打。余化龍笑道：「原來是個村夫也罷！讓本帥賞你一槍罷。」架開鎗，耍耍一連幾槍，殺得牛臯氣喘汗流，招架不住，回馬便走。

那些軍士道：「列位！走不得的！被他在馬後一追，我等盡是個死，甯可抵擋着他。」那時衆軍士齊齊站定，兩旁個個開弓發箭。余化龍見衆兵卒動也

不動，箭似飛蝗一般射來，不敢追趕，嘆道：「話不虛傳，果然岳家兵利害。」只得鳴金收兵回山去了。衆軍士看見強人退上山去，又來收箭。

牛臯一馬跑回了十來里路，不見半個兵卒逃回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那被他殺盡了！單單剩了我一個光身，怎好回去見我岳大哥待我轉去看看。」又撥轉馬頭，加上一鞭，趕轉來，但見衆軍士都在草地上拾箭，牛臯便問：「強盜到那裏去了？」衆軍士道：「我們放箭射他，他收兵回去了。」牛臯道：「妙啊！倘然我老爺下次弄了敗仗，你們照舊就是了。」衆軍士倒好笑起來。牛臯不好去見謝總兵，只得退下三十里，安營住下。

次日，王貴兵到，同湯懷安營在湖口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停不得兩日，岳元帥大隊已到，謝總兵同着湯懷，王貴來迎接。元帥便問：「牛臯怎麼不見往那裏去了？」謝昆道：「他一到，就往康郎山交兵去了。」

山，旱寨必然空虛。今我將計就計，二位大王保守水寨，臣領兵去劫他的旱寨，必然成功。」兩個頭領聽了大喜，依計而行。

等到二更時分，余化龍領兵悄悄下山，叫聲吶喊，殺入大營，並無一人。余化龍情知中計，撥回馬便走。但聽得哄嚨一聲砲響，四下裏齊聲吶喊，衆嘍囉拼命逃奔，自相踐踏，反傷了許多兵卒。岳爺却不曾虧折了一人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次日天明，余化龍又下山來討戰。岳元帥仍然堅守不出，余化龍只得收兵回山。

到了黃昏時候，岳爺換了隨身便衣，帶了張保一人，悄悄出營。不知岳元帥夤夜出營，有何事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「穿梭標」明收虎將 「苦肉計」暗取康郎

岳元帥獨自一人帶了張保，悄悄出了營門，往康郎山左近，把山勢形狀，細細觀看了一回。覆身回營，對衆弟兄道：「我觀康郎山，前靠大湖，山勢險峻，雖有百萬之衆，一時難以破他。況且余化龍武藝高強，本帥久聞其名。待我明日與他交戰，賢弟們只可旁觀，不可助戰。待我收伏了他，方能破得此山。若不然，徒然虛費錢糧，遷延時日，究竟無益也。」衆將俱各領命，各自歸營安歇去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次日，岳元帥齊集衆將。只聽得扑通通三聲大礮，出了營門，一路上嘒嘒鏖戰鼓齊鳴，帶領大軍直抵康郎山下。各將官齊齊的擺齊隊伍，在後邊觀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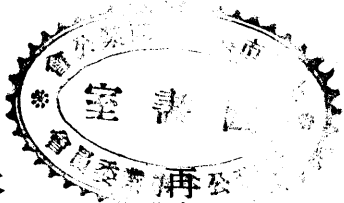
★ ★ ★ ★ ★

那邊小嘍囉飛報上山。余化龍聞報，卽引衆嘍囉下山迎敵。兩邊軍士射住陣脚，旂幟開處，閃出那岳元帥立馬陣前，問道：「來將何名？」余化龍道：「本帥余化龍便是。來者莫非就是岳飛否？」岳飛道：「然也。你旣知本帥之名，何不下馬歸降？待本帥奏聞天子，不失封侯之位。」余化龍大笑道：「岳飛！我久聞你是個英雄好漢，可惜你不識天時。宋朝臣奸君闇，氣數已盡。二帝被擄，中原無主。不若歸順我主，重開社稷，再立封疆，豈不爲美？你若仗着一己之力，欲要挽回天意，恐一旦喪身辱名，豈不遺笑於天下乎！請自三思。」岳爺道：「將軍之言差矣。我宋朝自太祖開基，至今已一百六十七年，偶爲奸臣誤國，以致金人擾亂。今人心不忘故主，天意不肯絕宋；是以康王南渡，正位金陵，用賢任能，中興指日可待。我看將軍堂堂一表，抱負才能，不能爲國家梁棟，甘作綠林草寇，是爲不忠。旣不揚名顯親，反至玷污清白，是爲不孝。荼毒生靈，殘害良民，

是爲不仁，但知康郎山之英雄，不知天下之大，豈無更出其右？一旦失手辱身，敗名，是爲不智。將軍空有一身本事，忠、孝、仁、智，四樣俱無，乃是庸人耳。反說本帥不知天命耶？」

這一番話，說得余化龍羞慚滿面，無言可答，只得勉強道：「岳飛！我也不與你來鬪口。你若勝得我手中的槍，我就降你。倘若勝不得我，也須來歸降我主。」岳道：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若添一個小卒助戰，就算我輸。但是刀對刀，槍對槍，不許暗算，放冷箭，就不爲好漢。」

余化龍說聲：「妙啊！這纔是好漢！且與你戰三百合看。」就舉虎頭槍來戰岳，岳把瀝泉槍一擺，二馬相交，雙槍並舉。這一個似醉舞梨花，那一個如風擺柳絮。果然好槍，來來往往，戰有四十個回合，不分勝敗。余化龍架住岳元帥的槍，叫聲：「少歇！」岳飛！你果然好本事。今日不能勝你，明日再戰罷。」兩邊各自鳴金收軍。



岳元帥回至營中坐定，對衆弟兄道：『余化龍槍法，果然甚好。若得此人再降，何愁金人不平乎？』衆兄弟亦各稱贊：『果然好槍法。』

明日，余化龍仍舊領兵下山。這裏岳元帥也領兵出營。余化龍道：『岳飛！本帥昨日與你未決雌雄，今日必來擒你。』岳爺道：『余化龍且休誇口，今日與你見個高下。』二人舉槍又戰，果然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才，兩個又戰了一日，不分勝敗。岳元帥把槍架住，叫聲：『余化龍，天已晚了。若要夜戰，好命軍士掌燈。若不喜夜戰，且自收軍，明日再戰。』余化龍道：『且讓你多活一夜，明日再戰罷。』兩下鳴金收軍，各自回營。

至第三日又戰，至午後，尙無高下。余化龍暗想：『岳飛果然本事高強，怎能勝得他？必須用我神鏢，方可贏得。但在衆人面前打倒他，只說我暗算，損我

威名。不如引他到山後無人之處，打他便了。」

余化龍算計已定，虛幌一槍，叫聲：「岳飛！本帥戰你不住了！」回馬便望左山敗去。岳爺想：「他槍法未亂，如何肯敗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便喝一聲：「余化龍！隨你詭計，本帥豈懼了你？」就拍馬趕上，追至山後邊。余化龍見岳飛追來，撥回馬又戰了七八個回合，又走，岳爺又追下去。余化龍暗暗取出金鏢，扭轉身軀，喝聲着，一鏢打來。岳爺笑道：「原來這般低武藝。」把頭望左邊一偏，這鏢却打向空。余化龍又發一鏢打來，岳爺往右邊一閃，這一枝鏢，又打不着。化龍着了慌，簌的一聲，又將第三枝鏢，望岳爺心窩裏打來。岳爺把手一掉，接在手中道：「余化龍！你還有多少？索性一齊來。」余化龍道：「岳飛！你雖接得我的鏢，你也奈何不得我。」岳爺道：「也罷，本帥雖沒有用過這般暗器，今日就借你的來試試看。」就將手中鏢望余化龍頭上打來。余化龍一手接住，又望岳爺打來。岳爺又接住，又望余化龍打來。兩個打來打去，正好似織女穿梭。

一般。岳爺接鏢在手，叫聲：「余化龍！你既自負英雄，能識時務，仗你平生本事，尙不能勝本帥一人，何況天下之大，豈無更勝如本帥的麼！何不下馬歸降，去邪，歸正，以圖富貴乎？」余化龍道：「岳飛！你休得大言，叫我下馬。你若拏得我下馬，我就降你。若不能拏我，怎肯伏你？」岳元帥大喝一聲：「本帥好意勸你，你却不聽，快下馬來！」一聲喝，一鏢打來。余化龍但防了上下身子，却不曾防得岳爺一鏢，將余化龍坐馬項下的掛鈴打斷。那馬一驚，跳將起來，把余化龍掀翻在地。岳爺跳下馬來，雙手扶起說道：「余將軍！這馬未曾臨過大陣，請換了再來決戰。」余化龍滿面羞慚，跪下道：「元帥真是天神！小將情願歸降，望元帥取錄。」岳爺道：「將軍若不棄，與你結爲兄弟，同扶宋室江山。」余化龍道：「小將怎敢！」元帥道：「本帥愛才如命，何必過謙！」二人就結爲兄弟，岳元帥年長爲兄，余化龍爲弟。

岳爺道：「賢弟！我只假做中了你的鏢，敗轉去。在衆人面前，回戰幾合，以

釋你主之疑。」余化龍道聲：「遵命。」二人復下馬，岳爺前邊敗下，余化龍隨後追來。到了戰場之上，岳爺大叫：「衆兄弟！我被奸賊打了一鏢，你們快來助戰！」那時湯懷、張顯、王貴、牛臯等，衆將一齊上前。

余化龍略戰幾合，寡不敵衆，敗回山去，見了兩個頭領稟道：「小臣詐敗，哄騙岳飛追趕，被我金鏢打傷，正要擒獲。誰知他那裏，將衆人多，一齊助戰，殺他不過。明日必須主上親自出馬，必然大勝也。」羅輝對萬汝威道：「休怪！元帥一人，怎敵衆手？明日與御弟親自出馬擒他便了。」

★ ★ ★ ★ ★

岳元帥收兵回營，衆弟兄只道岳爺真是個着了鏢，俱來問安。岳爺假說：「被他暗算，幾乎失手；幸虧打中了手指，不曾受傷。」正在談論，忽然探子來報：「今金兀朮差元帥斬着摩利之，領兵十萬，來打藕塘關；駙馬張從龍領兵五萬，攻打汜水關。十分危急，請令定奪。」元帥賞了探子牛酒銀牌，吩咐再去。

打聽，探子謝賞自去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岳元帥心中好不納悶，對衆將道：「湖寇未平，金兵又到，如之奈何？」衆將俱各袖手無計。忽見楊虎上前稟道：「末將會與萬汝威有一拜之交，他往往約我同奪宋朝天下，不若待末將前去將利害之語，說他歸降。未知元帥意下如何？」岳爺大喜道：「若得將軍肯爲國家出力，實乃朝廷之福也。但要小心前往，本帥專候好音。」楊虎領令出營。

到了明日，萬汝威與羅輝傳令衆嘍囉緊守川關，崑候三位大王，親自下山與岳飛決戰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楊虎不走旱路，且到水口，用十二名水手，駕着一隻小船竟往水寨而來。小嘍囉報知二位大王，隨令上山，相見已畢，萬汝威道：「賢弟有一身本事，兼

有太湖之險，怎麼反降順了岳飛？今來見我，有何話說？」楊虎道：「不瞞兄長說：小弟在太湖，有大礮無敵，水鬼成羣，花普方等勇將無數，西山糧草充足，被岳飛一陣殺得大敗。蒙他愛才重義，收錄軍前，奏聞天子，身受統制之職。故今特來相勸二位大哥，不如歸宋。不知二位大哥意下如何？」

萬汝威聽了，不覺勃然大怒，喝聲：「推去砍了！」左右方欲動手，余化龍慌忙跪下道：「大王刀下留人。」大王道：「這無志匹夫，自己無能，屈膝於人，反敢胡言來惑亂我的軍心，留他怎麼？」余化龍道：「大王前曾有恩於楊虎，今日斬了他，豈不把往日之情，化爲烏有！」萬汝威道：「既如此，趕下山去。若在軍前拿住，決不輕恕。」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楊虎抱頭鼠竄，下山來至水口。那來的小船，空空的却無一人。只因大王將楊虎綁了要殺，這十二個水手，不敢下船，急急的從旱路逃回，報知岳元帥

去了，所以只剩了一隻空船。楊虎只得央及幾個小嘍囉，相幫搖回本營上岸。叫小嘍囉暫在營門外等候，『待我見過元帥，取銀錢相送。』

楊虎進營，來見元帥。元帥道：『方纔水手逃回，說你被賊人斬首。今日安然回來，必然歸順了賊寇，思量來哄本帥。與我把這匹夫，綁去砍了。』楊虎大叫道：『小將恐元帥動疑，故將送來的小嘍囉，留在營外。求元帥叫來問他；便知小將心跡了。』元帥令喚小嘍囉進來，一齊跪下。元帥問道：『你們還是鄱陽湖賊人，還是鄉間百姓被他擄來的？』那些嘍囉要命，皆說道：『我們是良家百姓，都被他們擄捉來的。』元帥微微笑道：『如今還有何辯？快快推出去斬了！這些就是鄉下子民，放他去罷。』那幾個嘍囉，叩頭謝了，慌忙跑上山去報信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這裏將楊虎綁出營來，那些帳下衆將，見事情重大，不敢出言。只有牛鼻

叫聲：『刀下留人！』過來跪下稟道：『楊虎私通賊寇，雖則該斬，但無實證，未定真假。求元帥開恩，饒他性命。』元帥道：『既是牛將軍討情，饒了死罪，細打一百。』牛臯起初聽見說『饒了』，甚是歡喜。及至說要『細打一百』，想道：『倒是我害了他了！若是殺頭，痛過就完了，這一百棍子，豈不活活打死，反要受這許多疼痛，欲待再上去求，又恐動怒。』看看打到二十，熬不住了，只得又跪下稟道：『做武將的人，全靠着兩條腿，若打壞了，怎生坐馬？牛臯情愿打了八十罷。』元帥道：『既如此，饒便饒了。倘他逃走了去，豈不是放虎歸山？那個敢保他！』兩邊衆將並沒個人答應。還是牛臯上來道：『小將願保。』岳元帥道：『你既肯保，寫保狀來。』牛臯道：『我是寫不來的。湯二哥煩你代寫了罷？』湯懷道：『你既肯捨命保他，難道不替你寫！』隨即寫了保狀，叫牛臯畫了押，送上元帥。元帥就叫牛臯帶了楊虎回營。衆將各各自散了。

楊虎謝了牛臯，叫家將：『取我的行李，來到牛老爺營中安歇。』牛臯道：

『我若怕你逃走，也不保你了。請自回營將息。』楊虎道：『承兄厚情，何日得報。』遂辭了牛臯，回到自己營中，坐定，想道：『元帥打我幾下何妨，但是也該應問個明白纔是。怎麼糊糊塗塗的屈我！』

正在懊惱，忽見家將悄悄稟道：『元帥有機密人求見。』楊虎隨命：『喚他進來。』家將出來引那人到跟前跪下，將密書呈上。楊虎拆開看了，就取過火來燒了，對來人說：『我曉得了。』來人叩頭辭去。楊虎就將藥湯洗淨棒瘡，取些酒來，吃得醉了，睡了半夜，到得五更起來，向家將說：『我要往一個地方走走，須得兩日方回。汝等緊守營寨，不必聲張，只說我在後營養病，諸事不許通報。』家將領命。

這楊虎悄悄出了營門，上馬加鞭，獨自一人望康郎山來。到得山前，天已大明，高叫道：『楊虎求見大王。』守山嘍囉報知萬大王。大王命：『宣他進來！』楊虎來到大寨，見了萬汝威跪下哭道：『不聽大王之言，幾乎喪了性命，怎耐

岳飛叫我來說大王歸順，回去要斬。幸虧牛臯保救，打了數十，情實不甘，逃到此間。望大王念昔日之深情，代楊虎報了此仇，雖死無恨。」萬大王就命軍士看驗棒瘡，果然打得凶狠。萬汝威忽然大喝一聲：「楊虎！你敢效當年黃蓋獻一苦肉計！」麼？」楊虎大叫道：「我此來差矣！」就在腰間拔出劍來，要自刎。萬汝威慌忙下坐，雙手扶住道：「孤家與你相戲，何得認真？你若早聽孤言，也不致受苦了。」就吩咐余化龍：「可代孤之勞，引御弟到營中去將養棒瘡，治酒款待。」化龍得令，同楊虎回到本營，將藥敷好，然後坐席飲酒。

余化龍暗想：「楊虎朝秦暮楚，是個反覆小人。」飲酒之間，嘲他一句道：「將軍前日來勸吾主降宋，怎麼今日反降了我主？真個凡事不可預料也！」楊虎道：「將軍不知。楊虎此來，也只爲能結好漢，鏢打穿着義弟兄耳！」余化龍聽了此言，大驚失色，忙叫左右從人迴避。這些服侍人役，一齊退後。化龍問道：「將軍此言，必有所聞。」楊虎回顧四下無人，便道：「實不相瞞，目今金兵

攻打汜水，藕塘兩關。元帥不得分兵，心中憂悶，故着小弟行此苦肉之計，前來幫助將軍成功。」余化龍大喜道：「將軍真是英雄大才。有眼不識，抱慚實甚！」兩個說得投機，各人吃得大醉方歇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那日早晨，牛臯坐在營中，小校來報：「楊虎逃走了。」牛臯聽了，心中好不懊惱：「這個狗頭，果然害我！」只得來見元帥道：「楊虎夜間走了，不知去向，特來領罪。」元帥道：「我也不管，就命你去拏來贖罪。」牛臯得令，帶領五千人馬，來到康郎山下，大聲叫喊：「楊虎狗頭！快快出來見我！」嘍囉報上山去，萬汝威就命楊虎下山迎敵。楊虎道：「小將虧得牛臯保救，不好下手，求大王別遣良將。」余化龍道：「待小將去擒來。」萬汝威道：「就命你去。孤家即去邀請羅大王，同來山頂觀看。」余化龍一聲「得令」，帶領嘍囉沖下山來，大喝一聲：「牛臯！你是我手下敗軍之將，又來做什麼？」牛臯道：「可恨楊虎

這賊我救了他的性命反逃走了來害我。快快叫他出來待我拏他去贖罪！」
余化龍道：「楊虎今早來投降了，大王認爲弟兄，十分榮貴。你不若也降了我主，待我在主公面前保奏，也封你做大官，何如？」牛臯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我是何等之人，肯來降你。照爺爺的鑊罷！」鏘的一鑊，望余化龍腦間上打來。余化龍舉槍架開鑊，搭上手，戰了五六個回合。牛臯招架不住，敗回陣來。余化龍也不追趕，鳴金收軍，上山來見兩個頭領。

正在商議退兵之策，忽報：「岳飛差人來下戰書。」羅萬兩個拆開看罷，大怒，即在原書後面批「定來日決戰。」將來人趕下山去。兩邊各自歇息了一夜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次日，岳元帥率領衆將帶領大兵，直至康郎山下。三聲礮響，列成陣勢。羅萬二頭領，亦領衆嘍囉下山，擺得齊齊整整。又是一聲礮響，岳元帥立馬陣前。

羅輝萬如威亦出馬來，余化龍、楊虎跟在後面。牛臯見了楊虎，用手指着罵道：「你這無義匹夫，今日我必殺你。」這萬汝威拍馬上前一步，叫聲：「岳飛！你空有一身本事，全然不識時務，宋朝氣數已終，何苦徒自費力，保着昏君？若不降順孤家，今日誓必拏你。」岳元帥道：「你二人若是知機，及早歸降，以保一門性命。如若執迷，性命只在頃刻也。」羅輝大怒，叫聲：「誰人與我拏下岳飛？」余化龍道：「我來拏他。」手起一槍，將萬汝威刺於馬下。楊虎手起刀落，將羅輝砍爲兩段。元帥卽令搶山。這一聲吶喊，衆將士一齊上山，砍的砍了，走的走了，願降者齊齊跪下。余化龍招撫餘黨，殺了二賊家小，收拾錢糧下山，一同元帥回營。此時衆將方知楊虎獻的苦肉計。牛臯道：「這樣事，也不通知我一聲，只拏我做獸子。下回打死，我也不管他閒事了。」當日大排筵席，合營衆將慶賀。

明日元帥升帳衆將參見已畢。元帥就令牛臯帶領本部五千人馬，爲第一隊先行，星夜前去救汜水關。余化龍、楊虎二人領兵五千爲二隊救應。三人領令去了。元帥將降兵入冊，錢糧入庫。命地方官收拾寨柵船隻。一面寫本進京報捷，保奏余化龍爲統制。然後起兵至汜水關進發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牛臯兵至汜水關，軍士報道：「汜水關已被金兵搶去了。」牛臯道：「既如此，孩兒們奪了關來吃飯。」三軍吶喊聲，到關下討戰。番將出關迎敵。兩下列齊軍士。牛臯道：「番奴通下名來，好上我的功勞簿。」番將道：「南蠻聽着：俺乃金邦老狼主的駙馬張從龍便是。南蠻專來尋死，也通個名來。」牛臯道：「你坐穩着，爺爺乃是總督兵馬掃金大元帥，岳爺爺部下正印先鋒牛臯老爺便是。且先來試試老爺的鑄看。」耍的一鑄，就打將過來。張從龍使的是兩柄八楞紫金鎚，搭上手，戰不到十二三個回合，那張從龍的鎚重，牛臯招架不住，

撥轉馬頭，敗將下來，大叫：『孩兒們照舊！』衆軍士果然吶喊一聲，亂箭齊發。張從龍見亂射箭將來，只得收兵轉去。牛臯敗陣下來，在路旁紮住營寨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到了次日，余化龍、楊虎二將到了，問軍士道：『爲何牛臯下營在路旁？』

軍士回稟說是：『一到就搶關，打了敗仗。』楊虎對余化龍道：『我們且安下

營寨，同你前去看看他。』不一時安下營寨。余化龍同了楊虎走到牛臯營前，

守營軍士忙要去通報。楊虎道：『與你家老爺是相好弟兄，報甚麼！』竟自進

營，那軍士怕的是牛臯性子不好，如飛進去報道：『余、楊二位將軍到了。』牛

臯大怒道：『由他到罷了，報什麼？』軍士嚇得不敢則聲，走將開去。牛臯又罵

道：『楊虎這狗男女，自己要功勞，鬼頭鬼腦的哄我。我以前每次出兵，俱打勝

仗，自被他的賊元帥花普方在水中淹了這一遭，出門就打敗仗。』那余、楊二

人剛剛走進來，聽見他正在那裏罵，就立定了脚，不好走進去，悄悄出營。楊虎

道：「他自己打了敗仗，反抱怨我們。」余化龍道：「我們去搶了汜水關，將功勞送與他，講和了，省得只管着惱，何如？」楊虎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回到營中，吩咐衆軍士吃得飽了，竟去搶關。

不知二人搶關，勝敗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牛臯酒醉破番兵 金節爲媒諧婚匹

却說余化龍、楊虎二人帶領三軍，齊至汜水關前，放礮吶喊。早有小番飛報上關。張從龍率領番兵，開關迎敵，兩陣對列。余化龍出馬，並不打話，沖開戰馬，挺槍便刺。張從龍舉鎚就打，槍來鎚去，戰到二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余化龍想道：「怪不得牛臯陣敗。這狗男子，果然利害！」虛幌一槍，詐敗下來。張從龍拍馬追來。余化龍暗取金鏢在手，扭回身子，豁的一鏢，正中張從龍前心，翻身落馬。那楊虎趕上一刀，梟了首級。三軍一齊搶進關來，衆番兵四散逃走，兩將就進汜水關安營。

★ ★ ★ ★
明日二人一同來見牛臯。牛臯道：「你二人得了功勞，告訴我做什麼？」

余化龍道：『有箇緣故。昨日聽見將軍抱恨楊虎。今我二人搶了汜水關，送與將軍。一則與將軍重起大運，二則小將初來，無以為敬，聊作進獻之禮。將軍以後，不要罵楊將軍了。』牛臯道：『元帥來時怎麼說？』余化龍道：『讓牛兄去報功，小弟們不報就是。』牛臯道：『如此說，倒生受你們了。』二人辭別回營。牛臯就領兵出大路口安營，伺候元帥。

這日報元帥大兵已到，三人一齊上來迎接。元帥便問：『搶汜水關，是何人的功勞？』三人皆不答應。元帥又問：『為何不報功？』牛臯道：『我是不會說謊的。關是他二人搶的，說是把功勞讓我，我也不要，原算他們的罷。』元帥道：『既如此，你仍領本部兵馬去救藕塘關。本帥隨後即至。』牛臯領命而去。岳爺就與余化龍二人上了功勞簿，安撫百姓已畢，隨即起身往藕塘關進發。牛臯一路上，待那些軍士，猶如赤子一般。效那當年楚霸王的行兵，自己在前，三軍在後。那些軍士，常常帶了飯團走路，恐怕牛臯要搶了地方，方許吃

飯。一路如飛趕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這一日，看看來到藕塘關。守關總兵聞報，說是岳元帥領兵已至關下，忙出關跪下道：『藕塘關總兵官金節，迎接大老爺。』牛臯道：『免叩頭。我乃先行統制牛臯，元帥尚在後頭。』金節忙立起來，只急得氣滿胸膛，暗想道：『一箇統制，見了本鎮要叩頭的，怎麼反叫本鎮免叩頭？』吩咐：『把報事的綁去砍了！』

牛臯聽了大怒道：『不要殺他。你既然本事高強，用俺們不着，我就去了。』吩咐轉兵回去。金節想道：『這箇匹夫，是岳元帥的愛將，得罪了他，有許多不便。』只得忍着氣上前叫聲：『牛將軍請息怒。本鎮因他報事不明，軍法有律。既是將軍面上，就不殺他便了。』吩咐放綁。牛臯道：『這便是了。你若難爲了他，我就沒體面了。』金節道：『是本鎮得罪了，請將軍進關駐紮。』

二人進關到了衙門大堂。只見處處挂紅，張燈結綵，皆因元帥到來，故此十分齊整。牛臯來到滴水簷前，方纔下馬。上了大堂，在正中間坐下，總兵只得在旁邊坐下，送茶來吃了。一面擺酒席出來，請牛臯坐下。牛臯道：「幸喜這酒席請我，還見你的情；若請元帥，就有罪了。」金節忙問道：「這却爲何？」牛臯道：「俺元帥，每飯食，總向北方流涕，因二聖却坐在那井裏，吃的是牛肉，飲的是駱漿，如此苦楚，爲臣子的就吃一餐素飯，已爲過分。俺們常勸元帥爲國爲民，勞心費力，就用些葷菜，也不爲罪過。被俺們勸不過，如今方吃些魚肉之類。若見這些豐盛酒席，豈不要惱你？」

金節聽了，連聲謝道：「多承指教！」牛臯道：「索性替你說了罷。俺元帥最喜的是豆腐。因河北大名府內黃縣小考時，吃了豆腐起身。他道：『君子不_忘其本，』故此最愛豆腐。」金節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越發承情指教了。」牛臯道：「貴總兵！你這酒席，果然是誠心請我的麼？」金節道：「本鎮果然誠心請將

軍的。」牛臯道：「若是誠心請我，竟取大碗來。」金節忙叫從人取過大碗。牛臯連吃了二三十碗。金節暗想道：「這樣一箇好元帥，用這樣蠢匹夫爲先行。」看看吃到午時，牛臯問道：「貴總兵，俺那些兵卒們，須要賞他些酒飯吃。」金節道：「多與他們銀子自買來吃了。」牛臯道：「如此費心了！」金節看牛臯早已有八九分醉意。只見外邊的軍士來報道：「金兵犯關了！」

金節悄悄吩咐軍人傳令，各門加兵護守。報子去了，牛臯問道：「金爺！你鬼頭鬼腦，不像待客的意思，有甚話但說何妨。」金節道：「本鎮見將軍醉了，故不敢說。番兵將近關了！」牛臯道：「妙啊！既有番兵，何不早說？快取酒來吃了，好去殺番兵。」金節道：「將軍有酒了。」牛臯道：「常聽得人說：『吃了十分酒，方有十分氣力。』快去拏來！」金節無奈，只得取一罈陳酒，來放在他面前。牛臯雙手捧起來，吃了半罈。叫家將：「拏了這剩的那半罈酒，少停拏與你爺吃。」立起身來，踉踉跄跄，走下大堂，衆人只得扶他上馬。三軍隨後跟出城。

來。

金節上城觀看；那牛臯坐在馬上，猶如死的一般。只見金邦元帥斬着摩利之身長一丈，用一條渾鐵棍，足有百十多斤，是員步將。出陣來，看見牛臯吃得爛醉，在馬上東倒西斜，頭也擡不動。斬着摩利之道：『這個南蠻，死活多不知道的。』就把那條鐵棍，一頭豎在地下，一頭拄在胸膛，好似站堂的皂隸一般。口裏邊說：『南蠻！看你怎麼了。』牛臯也不答應，停了一會，叫：『快拿酒來。』家將忙將剩的半纒酒，送在牛臯面前。牛臯雙手捧着亂吃。那曉得吃醉的人，被風一吹，酒却湧將上來，把口張開，竟像靴統一樣。這一吐，直噴在番將面上，那番將用手在面上一抹。這牛臯吐了一陣酒，却有些醒了。睜開兩眼，看見一個番將，立在面前抹臉，就舉鎗來打了一下。把番將的天靈蓋打碎，跌倒在地，腦漿迸出。牛臯下馬，取了首級。復上馬招呼衆軍，沖入番營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追趕二十里，方纔回兵，搶了多少馬匹糧草。

金節出關迎接說道：『將軍真神人也！』牛臯道：『若再吃了一饅，把那
些番兵多殺盡了。』說話之間，進了關來。金節送牛臯到驛中安歇。衆軍就在
後首教場內安營。

金節回轉衙中，戚氏夫人接進後堂晚膳。金爺說起：『這牛臯十分無禮；
不想他倒是一員福將，吃得大醉，反打敗十萬番兵，得了大功。』閒話之間，金
爺吃完了晚膳，對夫人道：『下官因金兵犯界，連夜裏還要升堂去辦事，只好
在書房去歇了。』夫人道：『相公請自便。』金節自往外出。

夫人進房安歇。到了三更時分，忽聽得房門叩響。夫人忙叫丫鬟開了房
門。却原來是夫人的妹子戚賽玉，慌慌張張，走進房來，叫聲：『姐姐！幾乎驚死！
妹子特來與姐姐作伴。』遂留賽玉一同宿了。

到天明起來，梳洗已畢，金爺進後堂來用早膳。金爺看見戚賽玉，問起出閣沒有，金夫人說：『沒有』。金爺道：『我替做個媒，如何？』金夫人問是何人。金爺道：『就是岳爺的先行官牛臯。我看他人雖鹵莽，後來必定衣紫腰金，不如將令妹配與他，也完了你我一樁心事。不知夫人意下若何？』夫人道：『但憑相公作主。』金爺道：『待下官去問他家丁，若未曾娶過，今日乃是吉日，就與令妹完姻便了。』夫人大喜，就與妹子說知。

金爺出來叫他家丁來問，曉得牛臯未娶夫人。金爺大喜，就命家人整備花燭，着人將紗帽圓領，送到驛中去。『你不要說甚麼，只說請他吃酒便了。』家人領命，遂來至驛中。見了牛臯，送上衣服，牛臯道：『爲何又要文官打扮吃酒？』少停，我便來了。』那家將回府說：『牛臯就來。』金爺甚喜，大堂上張燈結彩，準備花燭。不一時，牛臯來到轅門下馬，金爺出來迎接。走至大堂，牛臯見這光景，心中想道：『他家有人做親，所以請我吃喜酒。』牛臯便問金爺道：『府

上何人完姻？俺賀禮也不會備來，只好後補了。」金節道：「今天黃道吉日，下官有一妻妹，送與將軍成親，特請將軍到來，同結花燭。」叫：「請新人出來！」那牛臯聽見這話，一張臉嘴，脹得像豬肝一般。急得沒法，往外就跑，出了大門，上馬奔回驛中去了。

這邊戚夫人見牛臯跑去了，便道：「相公！他今跑去了，豈不誤了我妹子終身大事！」金爺道：「夫人不必心憂。且候元帥到來，我去稟明，必成這頭親事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報岳元帥大兵已來。金總兵也不換衣甲，就穿着這冠帶，上了馬出關，直至軍前跪下，口稱：「藕塘關總兵金節迎接大老爺。」岳爺道：「請起！」暗想：「那牛臯怎麼不見來接？難道又打了敗仗？」便問了總兵：「爲何這等服色？」金節稟道：「只因牛先鋒兵至關中，甚是無禮，公堂飲酒，居中而坐，吃得大醉，適值番將領兵十萬來犯關。那箇番將，身長一丈四尺，十分利

害牛臯先鋒決要出去交戰。來到陣前，牛先鋒吐酒於番將臉上，番將忙揩臉時，牛先鋒一鎗打死，大獲全勝。卑職賤荆戚氏，有一胞妹，年方十七，尙未適人。擬配先鋒。又逢今日吉期，特請先鋒到衙完姻。不知何故，竟自跑回。求元帥玉成，得諧秦晉，實爲恩便。」元帥道：「貴總兵請回，少停待我送來完姻便了。」金節謝了，回衙與夫人說知，各各歡喜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岳元帥紮下營盤，便叫湯懷去喚牛臯來。湯懷得命，出營上馬，進得關內，來至驛中門首，便問軍士道：「你家牛老爺那裏去了？」軍士稟道：「俺家老爺在後帳房。」湯懷道：「不必通報，我自進去。」只見牛臯朝着牆頭坐着，湯懷道：「賢弟好打扮！」牛臯道：「湯哥幾時來的？」湯懷道：「元帥有令，傳你前去。」牛臯道：「待我換了衣甲去。」湯懷道：「就是這樣去罷。」扯了就走。一同上馬，來至大營，湯懷先來繳令。然後牛臯跪下叩頭。岳爺道：「夫婦人之

大倫，你怎麼跑走了？豈不害了那小姐的終身？今日爲兄的，送你去成親。」元帥也換了袍服，同牛臯一齊來到總兵衙門。金爺出來接到大堂之上，先拜了元帥；就請新人與牛臯拜了花燭，送歸洞房。元帥對金總兵道：「今日匆匆，另日補禮罷。」金總兵連稱「不敢。」

元帥出了衙門，回營坐下，對衆將道：「衆位賢弟！從今日起，把『臨陣招親』這一款革去。若賢弟們遇着有婚姻之事，不必稟明，便就成親。衆將謝了元帥。」

再說那山東魯王劉豫，守在山東。殘虐不仁，詐害良民，也非一端。那小子劉猊，倚仗父親的勢頭，在外強佔民田，姦淫婦女，無所不爲。忽一日帶了二三百家將，往鄉村打圍作樂，一路來到一箇地方，名爲孟家莊，一衆人放鷹逐犬。

不道一箇莊家正在鋤田，忽見一鷹爪着一隻大鳥飛來落在面前。這莊家是箇村魯之人，曉得什麼來歷，趕上前一鋤頭打死，說道：「好造化！我家老婆，昨日嫌我不買些葷腥與他下口，今日這兩箇鳥兒，拏回去煮熟了，倒有一頓好吃。」正在快活算計，誰知一衆家將趕來尋鷹，看那莊丁拏着手裏，便相喝道：「該死的狗才！怎麼把我的鷹打死了！」莊丁道：「這是他飛到我跟前，所以打死，要拏回家去做下酒，干你甚事？」家將道：「好箇不知死活的人！你在那裏！」莊丁道：「我就是孟家莊孟太公家莊丁。你問我怎的？」內中一箇道：「哥子你休要和他講，只拏他去見家主爺便了。」莊丁道：「打死了一箇鳥兒，就要拏我，難道沒有王法的麼？」衆家將聽了大怒，就將莊丁亂打。內中一箇，趕上一脚，正踢着莊丁的陰囊，一交跌倒，在地滾了幾滾，就嗚呼哀哉了！

衆家將見打死了莊丁，忙來報知劉猊道：「我家的鷹，被孟家莊莊丁打

死。小的們要他賠償，連公子也罵起來，所以小的們發惱，和他廝打，不道他跌死了。」劉貌道：「既然死了，要他家主賠還我的鷹來。」即帶了家丁，往孟家莊來。

到了莊上，家丁大喊道：「門上的狗頭，快些進去說：劉王爺二爵主的鷹，被你莊丁打死，快早賠還，萬事全休。如若遲了，報與四太子，將你一門碎戶萬段。」莊丁聽了，慌忙進來報與太公，太公聞言想道：「劉豫這奸臣，投了外邦，他兒子連父親的相知，多不認了。待我自去見他，看他怎麼樣要我賠鷹。」

孟太公出了莊門，這劉貌在馬上道：「老頭兒，你家莊丁，把我的鷹打死了，快些賠來。」太公道：「你怎麼曉得是我莊丁打死的？」劉貌道：「我家家將見他打死的。」太公道：「若果是我家莊丁打死的，應該賠你，待我叫他來問。」劉貌道：「你那莊丁出言無狀，已被我早打死了。」孟太公不聽猶可，聽了莊丁被劉貌打死，大怒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你們把他打死了，不要償命，反要我

賄鷹真正是天翻地覆了！劉猊便怒道：「老殺才皇帝老兒，也奈我不得，你敢出言無狀！」就把馬一拍，沖上前來，捉拏太公。太公看見他的馬沖上來，往後一退，立脚不住，一交跌倒。

不知孟太公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劉魯王縱子行兇 孟邦傑逃災遇友

劉猊催馬上前來捉太公。太公往後一退，立脚不住，一交跌倒，把個腦後跌成一個大窟窿。那太公本是個老年之人，暈倒在地，流血不止。衆莊丁連忙扶起，擡進書房中牀上睡下。太公醒來，便對莊丁道：「快去喚我兒來！」那太公中年沒了妻室，只留下這一個兒子，名爲孟邦傑，小時也請過先生，教他讀過幾年書。奈他自幼專愛使槍弄棒，因此太公訪求幾個名公教師，教了他十般武藝，使得兩柄好雙斧。那日正在後邊菜園地上習練武藝，忽見莊丁慌張張來報道：「大爺不好了！我家太公與劉王的兒子爭論，被他馬沖倒，跌碎了頭顱，命在須臾了！」孟邦傑聽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丟了手中棒，三脚兩步，趕進書房。只見太公倒在牀上發昏，邦傑便問莊丁細底。莊丁把劉猊打死莊

了，來要太公賠鷹之事，述了一遍。太公微微睜開眼來，叫聲：『我兒！可恨劉猥這小畜生無理，我死之後，你須要與我報仇這個！』話還未畢，大叫一聲『疼殺我也！』霎時間，流血不止，竟氣絕了！孟邦傑叫了一回，叫不醒，就大哭起來。

正在悲傷之際，又有莊丁來報說：『劉猥在莊門外甯罵說：不快賠他的鷹，就要打進莊來了。』孟邦傑聽了，就揩乾了眼淚，分付莊丁：『你去對他說：太公在裏面兌銀子賠鷹，略等一等，就出來了。』莊丁說聲『曉得』，就走出莊門。那劉猥正在那裏亂嚷道：『這討死的老狗頭！進去了這好一回，還不出來賠還我的鷹，難道我就罷了不成！』叫衆家將打將進去。那莊丁忙上前稟道：『太公正在兌銀子賠鷹，即刻就出來。』劉猥道：『既如此，叫他快些！誰耐煩等他！』莊丁又進去對孟邦傑說了。邦傑提着兩柄板斧，搶出莊門，罵一聲：『狗男女！你們父子賣國求榮，詐害良民，正要殺你，今日殺父之仇，還想走到那裏去麼！』綽起雙斧，將二四十個家將，排頭砍去，逃得快，已殺了二十多個。

劉猊看來不好了，回馬飛跑。孟邦傑步行，那裏趕得上。只得回莊，將太公的尸首，下了棺材。抬到後邊空地埋葬了好，就分付衆家人道：「劉猊這廝，怎肯干休，必然領兵來報仇。你們速速收拾細軟東西，有妻子的帶妻子，有父母的領父母，快些逃命去罷！」衆家人果然個個慌慌張張，一時間，俱各打疊，一閃而散。孟邦傑取了些散碎金銀，撒在腰間，紮縛停當，提了雙斧，正要牽馬，却聽得莊前人喊馬嘶，搖天沸地。邦傑只得向莊後從牆上跳出，大步往前途逃走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你道那孟邦傑殺了劉猊許多家將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當時劉猊逃回府中，聽得父親在城上玩景乘涼，隨即來到城頭上，見了劉豫，叩頭哭訴道：「爸爸快救孩兒性命！」劉豫吃驚道：「爲着何來，這般模樣？」劉猊就將孟家莊之事，加些假話，說了一遍。劉豫聽了，大發雷霆，「罷了罷了！我王府中的一隻狗走出去，人也不敢輕易惹他，何況我的世子，擅敢殺我家將，不是謀反待怎

的就着你領兵五百，速去把孟家莊圍住，將他一門老小，盡皆抄沒了來回話。」劉猊答應未完，旁邊走過大公子劉鱗，上前來道：「不可不可！爹爹投順金邦，也是出於無奈，雖然偷生在世，已經被天下人罵我父子是賣國求榮的奸賊。現今岳飛正在興兵征伐，倘若滅了金邦，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。再若如此行爲，只恐旁人不服。爹爹還請三思！」劉豫道：「好兒子！那敢罵爲父的是奸賊？」劉鱗道：「孩兒怎敢罵父親！但只怕難逃天下之口，古人云：『爲臣不能忠於其君，爲子不能孝於其親，何以立於人世？』不如早早自盡，免得旁人恥笑。」說着，就望着城下湧身一跳，跌得頭開背折，死於城下。

劉豫大怒道：「世上那有此等不孝之子，不許收拾他屍首。」就命劉猊發兵去將孟家莊團團圍住，打進莊去，並無一人，就放起一把火來，把莊子燒得乾乾淨淨，然後回來繳令。當時城外百姓有好義的，私下將大公子的屍首掩埋了。

那孟邦傑走了一夜，次日清晨，來到一座茶亭內坐定，暫時歇息歇息。打算要到藕塘關去投岳元帥，不知有多少路程；只因越牆急走，又不曾帶得馬匹，怎生是好！正在思想，忽聽得馬嘶之聲。回轉頭一看，只見亭柱下拴着一匹馬。邦傑道：『好一匹馬！不知何人的！如今事急無君子，只得借他來騎騎。』就走上前來，把韁繩解了，跳上馬，加上一鞭，那馬就唵喇喇如飛跑去。

不道這匹馬，乃是這裏臥牛山中一個大王，在這裏義井菴中與和尚下了一夜棋；兩個小嘍囉，躲在韋馱殿前耍錢，把這馬拴在茶亭柱上，到了天明，大王要回山去。小嘍囉開了菴門，來牽馬，却不見了，小嘍囉只得叫苦。和尚着了忙，跪下道：『叫僧人如何賠得起？』大王道：『這是嘍囉不小心，與老師父何涉？』和尚謝了，起身送出菴門。大王只得步行回山。

孟邦傑一馬跑到一個松林邊，叫聲：「啊呀！不知是那一個不積福的，掘下這個大泥坑。幸虧我眼快，不然跌下馬來了！」正說之間，只聽得一聲吶喊，林內伸出幾十把撓鈎，將孟邦傑搭下馬來。跳出幾十個小嘍囉，用繩索捆綁了，將馬牽過來。衆嘍囉哈哈大笑道：「拿着一個同行中的朋友了。這匹馬是我們前山大王的，怎的被他偷了來。」內中一個嘍囉道：「好沒志氣！他是個賊，我們是大王，差遠多哩！」又一個道：「算起來也差不多，常言說的『盜賊』，盜賊原是相連的。」一個道：「休要取笑！解他到寨中去！」就將孟邦傑橫縛在馬上，押往山寨而來。

守寨頭目進寨通報了，出來說道：「大王有令，叫把那偷牛子去做醒酒湯。」嘍囉答應一聲，將孟邦傑拿到剝衣亭中，綁在柱上，那柱頭上有一個豹頭環，將他頭髮挂上。提起籐條要打。孟邦傑大叫道：「我孟邦傑死在這裏，有

誰知道？」

這一聲喊，恰恰遇着那前山的大王上來，聽見喊着「孟邦傑」名字，忙叫：「且慢打！」走到他面前仔細一看，「果是我兄弟。」叫左右快放下來。衆嘍囉慌忙放下，取衣服與他穿好。這裏嘍囉忙報與大王。邦傑道：「若不是兄到來，小弟已爲泉下之鬼！」那四個大王聞報，一齊來到剝衣亭上道：「大哥！這是偷馬之賊，爲何認得他？」大王道：「且至寨中，與你們說知。」

衆大王同邦傑來到寨中，大家見了禮，一齊坐下。那救孟邦傑的，叫做錦袍將軍岳眞。那後山四位：一個姓呼名天保，二大王名天慶，第三個大王姓徐名慶，那第四個大王姓金名彪。岳眞道：「爲兄的幾次請賢弟上山聚義，兄弟有回書來，說因有令尊在堂，不能前來。今日却要往何方去，被我們嘍囉兵拿住，既拿住了，就該說出姓名來，他們如何敢放肆？」孟邦傑道：「不是爲弟的不思念哥哥，實係心中苦切，故此忘懷了。」那岳眞道：「兄弟因有何事心中苦

切」邦傑就將劉猊打圍跌死父親一席話，說了一遍，今欲要投岳元帥，領兵來報此仇。岳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於是大家重新見禮。呼天保道：「大哥！孟兄要報父仇，有無難處。我等六人，聚集兩個山寨中人馬，約有萬餘，足可以報得孟兄之仇，何必遠去？孟邦傑道：「小弟聞得岳元帥忠孝兩全，大重義氣，我此去投他，公私兩盡。」衆大王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」孟邦傑道：「依小弟看起來，這綠林中買賣，終無了局。不如聚了兩山人馬，去投在岳元帥麾下。他若果是個忠臣，我們便在他帳下聽用，掙些功勞，若是不像個忠臣，我們一齊原歸山寨，重整軍威，未爲晚也。」岳真道：「我也久有此心，且去投他，相機而行便了。」就分付嘍囉，收拾山寨人馬糧草金銀。當日大排筵席，各各暢飲。到了第二日，衆大王帶領一萬嘍兵，一齊下山，望藕塘關而來。

藕塘關岳元帥那邊，這一日，正逢七月十五日，衆將各各俱在營中做羹飯。那牛臯悄悄對吉青道：「那營中萬馬千軍，這些鬼魅，如何敢來受祭？我和你不如到山上幽僻之處，去做一羹飯，豈不是好？」吉青道：「這句話講得有理。」就叫家將把菓盒擡到山上幽僻地方。牛臯道：「我就在此祭。老哥你往那首去。各人祭完了，祖，擡攏來吃酒。」吉青道：「有理。」牛臯叫軍士躲過了。他想起母親，放聲大哭。吉青聽得牛臯哭得苦楚，不覺打動他傷心之處，也大哭一場。兩個祭完了，叫家將把兩桌祭菜擡過來，擺在一堆吃酒。吃不得幾盃酒，牛臯說道：「這悶酒吃不下。請教吉哥行個令。」吉青道：「牛兄弟！就是你來。」牛臯道：「若要我行令，你要遵我的。」吉青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牛臯想了想道：「就將這「月亮」爲題，吟詩一首。吟得來，便罷；吟不來，吃十大碗。」吉青道：「遵令了。」吃了一盃酒，吟詩道：

「團團一輪月，
或圓又或缺，
安上頭足尾，
一個大白鼈。」

牛臯笑道：「那裏有這樣大的白鼈，豈不是你誑我，罰酒罰酒。」吉青道：「如此，吃了五碗罷。」牛臯道：「不相干，要罰十碗。」吉青道：「就吃十碗。你來你來。」牛臯道：「你聽我吟也。」斟了一盃酒，拿在手中，吟道：

「酒滿金樽月滿輪。

月移花影上金樽；

詩人吟得口中渴，

帶酒連樽和月吞。」

吉青道：「你也來誑我了。月光這樣高，不必說他，你且把這酒盃兒吃了下去。」牛臯道：「酒盃兒怎麼叫我吃得下去！」吉青道：「你既吃不下去，也要罰十大碗。」牛臯笑了笑，道：「拿酒來我吃。」一連吃了五六碗，立起身來就走。吉青道：「你往那裏去，敢是要賴我的酒麼？」牛臯道：「那個賴你的酒？我去小解就來。」牛臯走到山坂邊，解開褲子，向草裏撒將去。那曉得有個人，恰躲在這草中。這牛臯正撒在那人頭上，把頭一縮，却被牛臯看見了。忙將褲子緊好，一手把那人拾將起來，走到吉青面前叫道：「吉哥！拏得一個奸細在

此。」吉青道：「牛兄弟！你好時運，連出恭都得了功勞。」忙叫家將收拾殘餘物件，把那人綁了。二人上馬，竟往大營前來候令。

元帥叫傳宣令二人進見，牛臯跪下道：「末將在土山上，拿得一個奸細在此，候元帥發落。」元帥道：「綁進來。」左右一聲「得令」，就將那人推進帳中跪下。元帥一見他服色行徑，明知是金邦奸細，却假裝醉意，往下一看，叫道：「快放了綁！」說道：「張保！我差你山東去，怎麼躲在山中，被牛老爺拿了？書在那裏？」那人不敢發聲。元帥道：「想必你已遺失了，所以不敢回來見我麼？」那人要命，只得應道：「小人該死！」元帥道：「沒用的狗才！我如今再寫一封書，恐怕你再遺失了，豈不誤我的事？」吩咐：「把他腿肚割開，將蠟丸用油紙包了，放在他腿肚子裏邊，把裏腳裏好。」吩咐：「小心快去，若再誤事，必然斬首。」那人得了命，諾諾而去。

牛臯看見張保站在岳爺背後，就是元帥醉了，也不致如此錯認。呆呆的

看放那人去了，方下來問道：「元帥何故認那奸細做了張保？末將不明。求元帥指示。」岳翁笑道：「你那裏曉得。大凡兵行詭道，你把這奸細殺了，也無濟於事。我久欲領兵去取山東，又恐金兵來犯藕塘關，故此將機就計，放他去替我做我奸細，且看何如。」衆將一齊稱贊：「元帥真個神機妙算！我等如何得知。」元帥就命探子前往山東探聽劉豫消息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這奸細果然是兀朮帳下的一個參謀，叫做忽耳迷。兀朮差他到藕塘關來探聽岳爺的消息，不期遇着牛臯，吃了這一場苦，只得熬着疼痛，回至河間府。到了四狼主大營，平章先進帳稟明。兀朮卽命進見。看見忽耳迷面黃肌瘦。兀朮心下暗想：「必竟是在路上害了病，所以違了孤家的限期。」便問參謀：「孤家差你去探聽消息，怎麼樣了？」參謀稟道：「我奉命往藕塘關，因夜間躲在草中，被牛臯拿住，去見岳飛。不期岳飛大醉，錯認臣做張保，與臣一封書，教

臣去到山東投遞。」兀朮道：「拿書來，待某家看。」參謀道：「書在臣腿肚子裏！」兀朮道：「怎麼書在你腿肚子裏？」參謀道：「岳飛將臣腿肚割開，把書嵌在裏邊，疼痛難行，故此來遲了。」兀朮遂命平章取來。可憐這參謀腿肚子都爛了！平章取臘丸，把水來洗乾淨了，送到兀朮跟前，將小刀割開，取出書來。兀朮細看却是劉豫暗約岳飛領兵取山東的回書。兀朮大怒道：「孤家怎生待你，你如此反覆，真正是奸臣！」就命元帥金眼踏魔善字魔里之領兵三千，前往山東，把劉豫全家斬首。元帥領令。

當有軍師哈迷蚩奏道：「狼主且住！這封書，未知真假。不如先差人往山東探聽虛實，然後施行。若草草將劉豫斬了，焉知不中了岳飛「反間」之計？」兀朮道：「不管他是計不是計，這個奸臣，留他怎麼快快去，把他全家抄沒了來！」金眼元帥竟領兵往山東而去。

岳元帥一日正坐帳中有探子來報：『啓上元帥：關外大路上有一枝兵馬，屯紮營寨，特來報知。』元帥道：『可是番兵麼？』探子道：『不是番兵，看來好是綠林中人馬樣子。』元帥命湯懷、施全前去打探，『倘若是來歸降的，好生領他來相見。』二人答應，出營上馬開關。

來到得十餘里，果見一枝人馬，安下營頭。湯懷便走馬向前大喝一聲道：『你們是那裏來的人馬？到此何幹？』早有士卒報入營中。只見走出六員戰將，齊齊走來，到馬前道：『某等乃山東臥牛山中好漢岳真等，聞岳元帥禮賢重士，特來投順的。不知二位將軍尊姓大名？』湯懷、施全兩個人聽了，連忙跳下馬來道：『小將湯懷。此位施全。奉元帥之命，特來探問將軍們的來意。』既如此，就請上馬，同去見了元帥定奪。何如？』六人齊聽道：『相煩引見。』於是八個人俱各上馬進關。

到了營前，下了馬，湯懷道：『待小將先進去稟明了元帥，然後請見。』六

人道：「二位請便。」二人進營，見了元帥稟道：「有一枝人馬，爲首六人，乃是山東臥牛山中好漢，特來歸順，現在營前候令。」岳爺大喜，就命請進。

書

六位好漢，齊進營中跪下，口稱：「岳眞、孟邦傑、呼天保、呼天慶、徐慶、金彪、

字在

山東臥牛山失身落草，今因劉豫不仁，特來歸順元帥。」孟邦傑又道：「小

人本係良民，因一門盡被劉猊殺絕，只有小人逃出。在外遇着這班好漢，欲與

小人報仇，小人勸他們去邪歸正，來投元帥。求元帥發兵往山東捉拏劉猊，明

正典刑，公私兩盡。」元帥道：「劉豫父子投順金邦，那兀尤甚不喜他。本帥已

定計了，令他自相殘害。我已差人往山東去探聽消息，待他回來，便知端的。若

此計不成，本帥親領人馬，與將軍報仇。」孟邦傑謝了元帥。元帥傳令，把降兵

招爲本隊，少不得改換衣甲旗號。岳爺與這班好漢爲朋友，設筵款待，各立營

帳居住。

不數日，岳爺正在營中與衆將聚談，忽報探子回營。元帥令進來，細問端的，探子稟說：『小人奉令往山東，探得劉豫長子劉麟爲兄弟抄沒了孟家莊，力諫不從，墜城而死。大金國差元帥金眼踏魔善字魔里之領兵三千，將劉豫一門盡皆抄沒，只有劉猊打圍，知風逃脫，不知去向。特來報告。』元帥賞了探子銀牌羊酒，探子叩謝出營去了。元帥對孟邦傑道：『劉豫既死，賢弟亦可以釋然。待後日拏住劉猊問罪便了。』邦傑謝了元帥，各自散去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金眼踏魔善字魔里之取了劉豫家財，回至河間府告令兀朮將財帛金銀，計數充用。便下令道：『岳飛久居藕塘關，阻我進路，有誰人敢領兵去搶這關？』當有大太子粘罕答應一聲：『某家願去。』兀朮道：『王兄可帶十萬人馬，務必小心攻打！』粘罕領令，就點齊十萬人馬，另有一班元帥平章保駕，離了河間府，浩浩蕩蕩，殺奔藕塘關而來。

這裏探子飛風報進岳元帥營中道：『啓上元帥大老爺：今有金國大太子粘罕，領兵十萬，來取藕塘關，離此不遠，特來報知。』元帥命再去打探。隨即令軍政司點兵四隊，每隊五千。命周青領一隊，在正南上下營，保護藕塘關。趙雲領一隊，在西首保關。梁興領一隊，在東首安營。吉青領一隊，在正北救應。四將領兵，各去安營保守。元帥自同諸將守住中央大營，以備金兵搶關。

粘罕大軍已至，離關十里，傳下令來：『今日天色已晚，且安下營盤。明日開兵。』這一聲令下，四營八哨，紛紛亂亂，各自安營。粘罕緊對藕塘關，紮住大營。暗暗思想：『向日在青龍山，有十萬人馬，未曾隄防，不道到得二更時分，被岳南蠻單人獨馬，踹進營來，殺成屍山血海。今日倘這蠻子再沖進來，豈不又受其害？』想了一回，就暗暗傳下號令，命衆小番在帳前掘下陷坑，兩邊俱埋

伏下撓鈎手，以防岳南蠻再來偷劫營寨。

小番得令，不一時間，俱已掘成深坑，上面將浮土蓋好。粘罕又挑選面貌相像的，裝成自己一樣，坐在帳中，明晃晃點着兩枝臘燭，坐下看書。自己退入後營。

畢竟不知岳爺果然來劫寨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掘陷坑吉青被獲 認兄弟張用獻關

上回講到那金國大太子粘罕統領大兵十萬，離藕塘關十里安下營盤，準備岳元帥交兵，自有一翻大戰，暫且慢表。先說一位好漢，乃是河間府節度張叔夜的大公子張立。因與兄弟張用避難在外，兄弟分散，盤纏用盡，流落在江湖上，只得求乞度日。聞得岳元帥兵駐藕塘關，特地趕來投奔。不道來遲了一會，遍地俱是番營阻往路頭。張立便走到一座土山上，坐定想道：『我且在這樹林中歇息歇息，等待更深時分，打進番營去，打一個爽快。明日去見岳元帥，以為進見之功，豈不是好？』算計已定，就在林中草地上，斜靠着身子，竟悠悠的睡去。不道那日河口總兵謝昆奉命催糧到此。見有金兵下營，不敢前進，只得躲在山後，悄悄安營，差人大寬轉去報岳元帥，差兵遣將來接糧米。

那張公子在土山之上睡了一覺，猛然醒來，把眼睛擦擦，提棍下山，正走到謝昆營前，舉棍就打。三軍吶喊一聲，謝昆驚慌，提刀上馬，大喝：「何等之人，敢搶岳元帥的糧草？」張立擡頭一看，說聲：「啊呀！原來不是番營，反打岳元帥的營盤，却是死也！」急忙退出，原上山去了。謝昆也不敢追趕，說道：「倒被這廝打壞了幾十人，幸喜糧米無事。」

張公子上山來觀看了一回，自想：「不得功勞，反犯了大罪，如何去見得岳元帥？不如還討我的飯去罷！」又恐有人上山來追趕，只得一步懶一步，下山望東信步而去。

是夜吉青走馬出營，吩咐三軍休動，「我去去就來。」家將忙問：「老爺黑夜往那裏去？」吉青道：「我前見在青龍山中，中了這番奴「調虎離山」之計，放走了粘罕，受了大哥許多埋怨。今日他又下營在此，吾不去拿他來見

元帥，等待何時？」說罷了，就拍坐下能征慣戰的寶駒，一直跑至粘罕營門首，提起狼牙棒一聲喊，打進番營。三軍大喊：「南蠻來踹營了！」攔擋不住，兩下逃奔。吉青直打至中間，望見牛皮帳中，坐着一人，面如黃土，雙龍鬥珠皮冠，雉尾高飄，身穿一件大紅猩猩戰袍，滿口鮮紅，身材長大。吉青大喜道：「這不是粘罕麼？」把馬一拍，竟沖上帳來。只聽得哄嚨一聲響，連人帶馬，跌入陷坑。兩邊軍士吶喊一聲，撓鈎齊下，把吉青搭起來，用繩索緊緊綁着，推進後營，來見大狼主。那粘罕見不是岳飛，倒是吉南蠻，吩咐推出去砍了。

旁邊閃過一位元帥鐵先文郎，上前稟道：「刀下留人！」粘罕道：「是吉南蠻，留他則甚？」那日某家，幾乎死在他手內。今日擒來，那有不殺之理？」鐵先文郎道：「狼主臨行之時，四狼主曾對狼主說過：若拿住別個南蠻，悉聽發落，若拿住了吉南蠻，必須解往河間府，要報昔日愛花山之仇。」粘罕道：「不是元帥講，我也忘了。」遂傳令叫小元帥金眼郎、銀眼郎，你二人領兵一

千將吉青上了囚車連軍器馬匹一齊解往四狼主那邊去。」二人領命立刻發解起身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那吉青家將見吉青一夜不回，忙去報知岳元帥。元帥急傳令合營衆將分頭亂踹番營，去救吉青。一聲令下，這班宋將：湯懷、張顯、牛臯、王貴、施全、張國祥、董方、楊虎、阮良、耿明初、耿明達、余化龍、岳真、孟邦傑、呼天保、呼天慶、徐慶、金彪，并有三營內梁興、趙雲、周青等一班大將，岳元帥跟的，是「馬前張保」、「馬後王橫」，一齊沖入番營。

只見番兵分爲左右，讓開大路。岳爺暗想：「番兵讓路，必有詭計。」傳令衆將，分作四路，左右抄到他後營而入。一聲礮響，四面八方，一齊殺入，橫沖直撞。番兵站身不住，往前一擁，俱各跌下陷坑，把陷坑填得滿滿的，聽憑宋兵東西沖突。粘罕帶領衆元帥平章，分兵左右迎敵，那裏當得起這班沒毛大蟲聲。

若翻江，勢如倒海。遇着他的刀，分作兩段；擋着他的槍，戳個窟窿；鎚到處，打成肉漿；鏑來時，變做血泥。

這一陣，殺得番兵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粘罕顧不得元帥，元帥顧不得平章，各自尋路逃走。岳爺分兵追趕，一面收拾輜重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那張立錯打了謝昆糧寨，當夜下土山，行了半夜，到得官塘上。但見一枝人馬，喧嚷裏，解着了一輛囚車，望北而行。暗想：「這囚車向去北的，必是個宋將。我昨夜誤打了元帥的糧草營頭，何不救了這員宋將，同去他見岳飛，也好將功折罪！」就放了筐籃，提起鐵棍，趕向前來，大喝一聲：「喂！你解的是什麼人？」小番喝道：「是宋將吉青。你是個化子，大膽來問他則甚？」張立道：「果然不錯。」舉起棍來便打，橫二豎四，早打翻了六七十個番兵，一齊吶喊起來。金眼郎在馬上問道：「前面爲甚吶喊？」早有小番來稟道：「有個化子來

搶囚車被他打壞了多少人了。』金眼郎郎、銀眼郎郎大怒道：『有這等事！』兩個就走馬提刀趕上前來，張立也就提棍便打。番將舉刀迎戰，戰不幾合，被張立把鐵棍鈎開了金眼郎郎手中大刀，向馬腰上重的一棍，將馬腰打斷，金眼郎郎跌下馬來，照頭一棍，打得稀爛。銀眼郎郎見打死了金眼郎郎，心內着慌，撥馬逃走。張立趕上，把棍橫掃將去，連人帶馬，打成四段了。吉青在囚車內見了，就將兩膀一掙，兩足一蹬，囚車已散，向小番手內奪了狼牙棍，跳上了馬，舞棍亂打。看見張立身上襤褸，猶如化子一般，也不去問他，只顧追打番兵，往北趕去。張立站住道：『豈有此理！我救了你的性命，連姓名也不來問一聲。這樣的人，是我救錯了，睬他則甚！不如還討我的飯去罷！』遂向地下拿了筐籃，向前行去。

這裏有座山，叫做猿鶴山。山中有個大寨，寨中聚着四位好漢，爲頭的諸

葛英，第二個公孫郎；第三個劉國紳，第四個陳君佑，聚有四千餘人，佔住此山落草。忽有嘍囉報山上來道：『有一隊番兵，在山前下來了。』諸葛英道：『山寨中正無糧草，這些番兵，久在中原，腰邊必有銀兩，我下山殺一陣，奪他些輜重糧草，也是好的。』衆人道：『好。』四位好漢帶領嘍囉一齊下山來，將這些番兵攔住，槍挑刀砍。那些番兵，那裏夠殺！看看吉青起來，那諸葛英等看見吉青臉蓬頭，只道是個番將，遂一聲來拿。吉青舉狼牙棍招架，那裏戰得過這四人！

恰好張立一路走來，剛剛到這山中。看見吉青又與四個人交戰，招架不住，看他走又走不脫，戰又戰不過，頃刻就有性命之憂，心裏想道：『這個人論理不該救他。但見他四個人殺一個，我也有些不服。待我上去，再救他一救，看他如何？』遂又放下了筐籃，提棍上前，大喝一聲道：『你們四個戰一個，我來打抱不平也。』吉青正在危急之際，見了便叫道：『漢子快來幫我！』張立上

前與吉青兩個抵住四人廝殺。四人無意中，添個生力助戰，正在難解難分，不期粘罕被岳元帥殺敗，正望這條路上敗將下來。小番報道：『前面有南蠻阻路。』粘罕慌道：『前邊有兵阻路，後面岳飛追兵又到，如何處置！』只得揀小路爬山越嶺，四散逃命。

岳元帥帶領衆將追至猿鶴山下，番兵俱不見了。只見吉青同一破衣服的大漢，與四將交戰。牛臯道：『前面吉哥在那裏打戰，我們快去助陣！』王貴聽了，與牛臯兩騎馬飛風跑上前去。一柄刀，兩條鎗，不問來歷，叮叮噹噹，四個戰住兩雙，十六隻臂膀撩亂，二十八個馬蹄掀翻。

岳爺在後趕上，看那四個好漢：一個手掄鑕鐵偏拐，一個雙刀，一個八角水磨青銅鎗！一個兩條竹節鞭，一個個本事高強。又見那破衣大漢，十分驍勇。況且吉青未曾遭害，心下好生歡喜，催馬上前，高聲喝問：『爾乃何等之人，擅敢攔阻本帥人馬，放走番兵？』四人聽見了，忙叫各人：『且慢動手！』八個俱

各跳出圈子外來，諸葛英問道：「你們却是何處兵馬來與俺們交戰麼？」牛臯道：「你眼睛又不瞎，不見岳元帥的旗號麼？」四個人聽見，慌忙跳下馬來道：「你這個青臉將軍，口也不開，又遇着這位好漢，身上襤褸襤褸，叫我那裏曉得？」吉青不覺大笑起來。那四位就走到岳爺馬前，跪下道：「小將諸葛英，兄弟公孫郎，劉國紳，陳君佑，共是四人，在此猿鶴山落草。因見番兵敗下來，在此截殺。不想遇着這位將軍，誤認他是番將，故此冒犯了元帥。」元帥道：「將軍們請起。我想綠林生理，終無了局。目今正在用人之際，何不歸降朝廷，共扶社稷？列公意下如何？」四人道：「若得元帥收錄，我等當効犬馬之勞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情願歸降，請上山收拾人馬，同本帥回關。」四人大喜，一齊回山收拾。

岳元帥見那破衣大漢，站在路傍，呆看，便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緣何幫了我將，與他們交戰？」張立兩眼流淚，向前跪下道：「小人乃河間節度張叔夜之

子，名喚張立。因兀朮初進中原，兵臨河間，小人不知父親是詐降，我弟兄兩個不肯做奸臣，遂瞞了父親，逃出家門，欲打番兵。因他人馬衆多，不能取勝。弟兄分散，流落江湖。後來聞得二聖蒙塵，父親盡節，母親又亡，小人無奈，只得求乞度日！近來聞得康王卽位，拜老翁爲帥，幾次要投奔帥爺，誰知小人大病起來，等得病好，帥爺兵到這裏藕塘關來，小人乃趕到此處。却見都是番兵營寨，只得走上土山，將就歇息一回，去打番營。不意睡眠朦朧，錯打了元帥的糧草營頭，懼罪逃走。看見只一位青臉將軍，囚在囚車內，小人打散了番兵，救出囚車。他不謝一聲，竟自往前追殺番兵。到這裏，又遇見他與那四位將軍交戰，看來招架不住，恐誤失了性命，一時激忿，故此又來助戰。」岳元帥聽了這一遍言語，便道：「原來是位公子，且有此功勞，本帥寫本進京，請旨授職便了。」張立道：「多謝大老爺提拔！」

元帥喚過吉青喝道：「你受人救命大恩，不知作謝，是何道理？」吉青連

忙過來謝了張公子。元帥又道：「你未奉本帥將令，私自開兵，本當斬首，今姑從寬，以後若再犯令，決不輕恕。」吉青叩頭謝了。

正在發放，那諸葛英等四人，帶了山寨大小兒郎已到。元帥卽令將山寨降兵併作一隊，一齊發礮回關，原在大營前紮好屯營。又與那四人拜了朋友；只有張立，乃是晚輩，不便與他結拜。又報：「謝昆解送糧草候令。」元帥命照數查收，記功訖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一日又有聖旨來，命岳元帥征汝南曹成、曹亮。元帥接過了旨，送了欽差出營，卽時升帳。命牛臯帶領本部人馬，前往茶陵關，候本帥到來，然後開兵。牛臯領令去了。元帥又命湯懷、孟邦傑兩人，送糧草到軍前應用。二人領令去了。又命謝昆再去催糧接應。謝昆領令去了。隔了兩日，元帥諸事安排停當，命金總兵好生把守藕塘關。金總兵唯唯聽命。三聲礮響，大兵拔寨起行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那牛臯兵至茶陵關，紮下營寨，天色尚早。吩咐兒郎搶了他的關，進去喫飯。衆兵答應一聲，吶喊到關前討戰。只見關裏一聲砲響，關門大開，沖出一枝人馬，只有五百多人。爲首一員步將，身長丈二，使一條鐵棍，飛舞而來。牛臯見他滿面烏黑，就哈哈的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好像我的兒子。」那將大怒，也不回言，提棍就打，牛臯舉鎗招架。馬步相交，鎗棍並舉。戰不到十幾個回合，牛臯招架不住，回馬便走，叫：「孩兒們快些照舊！」三軍吶喊一聲，一齊開弓上來，射住陣脚。那將見了，也不追趕，就領兵進關。牛臯回頭一看，且喜三軍俱在，連忙轉來，移營在傍側紮住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過了兩日，岳元帥大兵已到。牛臯上前迎接，元帥問道：「你先到此可曾會戰？」牛臯道：「前日會了一員步將，不肯通名，又不肯交戰。」元帥微微一

笑，情知他又打了敗仗，便問：『怎樣一個人？』牛臯道：『是一個身長黑大漢子，用一條鐵棍，却不騎馬，是員步將。』元帥吩咐下營安歇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次日，帥爺升帳，衆將兩行排下，岳爺道：『那位將軍領令打關？』旁邊閃過張立上前道：『昨日聽得牛將軍說，那員步將形狀，好似末將兄弟一般。待末將出去會他一會，看是如何？』元帥就命張立出馬。張立得令，領兵出營，直至關前討戰。關內砲響一聲，飛出那員將來迎敵。門旗開處，閃出那位英雄，手提鐵棍，大喝一聲：『那個該死的到此尋死？通個名來。』張立仔細一看，果然是兄弟張用，假意喝道：『你不必問我的姓名。我奉了岳元帥的軍令，來拿你們這班草寇。你便自己縛了，同我去見元帥，或者饒了你的狗命，省得老爺動手。』張用對面一看，却原來是哥哥，也不開言，提棍打來，張立舉棍招架，各人會意。假戰了三四個回合，張立虛打一棍，落荒而走，張用隨後趕來。趕到僻靜

之處張立轉身叫聲「兄弟」張用亦叫聲「哥哥」張立道「兄弟怎麼得在這個所在？」張用道「我自與哥哥分散之後，不知哥哥下落，兄弟無處棲身，在此投了曹成，封我爲茶陵關總兵之職。哥哥何不也歸降此處，也得手足完聚，同享富貴，豈不是好？」張立道「兄弟之言差矣！我二人因昔日不肯降金，故此瞞了父母，逃走出來。今曹成、曹亮，也不過是個叛國草寇。目今康王，現在金陵卽位，名正言順。況且岳元帥足智多謀，兵精將足，此關焉能保得？一日有失，悔之晚矣！」張用道「旣如此，只好明日詐敗，獻關與哥哥罷。」張立道「如此甚好。我且先作戰敗回營，稟明元帥便了。」說罷，就倒拖着鐵棍敗回來，張用在後追趕。趕至關前，又假戰了三四合，張立敗進營去，張用亦收兵回關。

張立回營進帳，將弟兄相會之事，細細稟知元帥。元帥大喜。到了次日，張立又到關前討戰。軍士報與張用，張用仍領兵出關。兩個並不打話，虛戰了三

個回合，張用詐敗，張立立在後趕至關前，張用立在關口，大叫道：「吾已獻關歸順朝廷，爾等大小三軍，願降者走過一邊。」三軍齊聲：「願降。」張立得了茶陵關，與張用同至府中，差人請岳元帥進關。元帥大喜，拔寨進關。安營已畢，張立引張用來見了元帥。元帥上了二人首功。一面修本差官進京，就保舉他爲統制之職，差人催運糧草，準備去搶棲梧山。

元帥一日在營，與衆將閒談，便向張用道：「你既在此爲官，可知那曹亮、曹成用兵如何？」張用道：「他二人水裏本事甚好。還有副將賀武、解雲，更十分了得，聚兵數十萬。因這曹成專好結交，所報各處英雄，俱來投順。盡是一派虛詐，終是無謀之輩，不足爲患。但這棲梧山上元帥何元慶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元帥須要防備着他。」元帥聽了一番言語，心中暗喜，且待糧草到時，就好開兵去搶棲梧山。

總兵謝昆護送糧草望茶陵關進發軍士稟道：『前面有兩條路不知老
爺從那條大路而去，還是從小路而去。』謝總兵道：『那一條路近？』軍士道：
『小路近些。』謝總兵心下一想：『小路上恐有強盜，不如走大路，就遠些也
罷。』遂吩咐從大路而去。三軍答應一聲，竟往大路而行。行了兩日，來到了一
座高山，這山上有一位大王，那大王肩下，齊齊的排列着四位兄弟，娶集嘍囉
五千餘人，在此打家劫舍。早有嘍囉飛報上山道：『岳飛兵駐汝南，有總兵官
解糧到彼，在此經過，特來報知。』那大王聽了，呵呵大笑，對着那四位兄弟，說
出幾句話來。

畢竟那大王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九宮山解糧遇盜 樊家莊爭鹿招親

謝總兵來到此山，名爲九宮山。山上那位大王，姓董，名先。手下四個弟兄：一個姓陶，名進；一個姓賈，名俊；一個姓王，名信；一個也姓王，名義。招集了五千多人馬，佔住這九宮山，打家劫舍。當日聞報，說是岳元帥軍前糧草，在山下經過，不覺呵呵大笑，對着四個兄弟說道：「我正想要奪宋朝，只怕着岳飛一人。若拿了岳飛，何愁大事不成！如今他的糧草在此經過，豈肯輕輕放他過去！」就點起嘍囉一千，紮營在半山之中。看看糧草將近到來，大王就帶領嘍囉沖下山來，一字兒擺開，大喝一聲：「噤！會事的，快快把糧草留下，饒你這一班狗命。牙縫內迸出半個「不」字，就叫你人人皆死，休想要活。」

一個軍士慌忙的報與謝昆。謝昆道：「原來是我走差了路頭，是我的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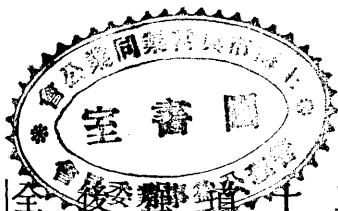
是了。』只得拍馬掄刀，挺身上前觀看。但見那人身長九尺，面如鍋底，兩道黃眉直豎，腮上生一部血染紅鬚，頭帶鑲鐵盔，身穿烏鬃油甲，坐下的是一匹點子青鬃馬，手拿着一柄虎頭月牙鏢。見了謝昆，就大喝一聲：『如同霹靂！』『呔！』你是何等樣人，擅敢大膽在此經過？快把糧草送上山去，饒你狗命。』謝昆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只得欠身鞠躬，叫聲：『大王不用煩惱，小官是湖口總兵謝昆，奉岳元帥將令，解糧在此經過，可憐小官年紀老邁，不是大王的對手。若是大王拿了糧去，元帥必然將我全家抄斬，望大王憐而赦之，放過此山，感德不淺！』那大王聽了，又把謝昆看一看，果然鬚鬚有些白了，便道：『謝昆！你倒是個老實人，我不搶你的糧草。你可將營頭紮住，速差人去報與你元帥知道，說我九宮鐵面董先大王阻住糧草，必要岳飛親來會戰。快快去報，俺們候你回音。如遲了，休怪我來欺你。』謝昆諾諾連聲而退。大王領衆嘍囉回歸本寨。

謝昆只得紮下營寨，急急寫了文書，差旗牌星飛報上茶陵關去。正值岳爺升堂議事，宣傳官上堂稟說：「謝總兵有告急文書投遞。」元帥傳令命他進來。傳宣官領令，就同旗牌來到滴水簷前跪下，將文書呈上。元帥拆開看見，大怒道：「好強盜！欺謝昆年老，擅敢搶奪糧草。」便問一聲：「那位將軍前去救回糧草？」階前閃出施全來，應聲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元帥就命帶領五百人馬，同旗牌速去擒拿強盜。施全領令出關，同着差官一路望九宮山而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不一日，已到了糧草營前來，見了謝總兵，行禮過了。謝昆道：「還同幾位來？」施全道：「就是小將一人。」謝昆道：「那個強盜十分利害，若只得將軍一位，恐難取勝。」施全道：「謝總爺！你可放心！看小將擒他。」謝總兵當時留施全吃了午飯，衆軍亦飽餐了一頓。施全道：「天色尚早，待末將去擒這強盜來。」

施全提戟上馬，帶領兒郎來至山前擺開，高聲喊叫：「強盜快快下山來受縛！」嘍囉慌忙報與大王。董先拿鏟上馬，帶領嘍囉飛馬下山來，擡頭望見施全，大聲喝道：「來者可就是岳飛麼？」施全道：「胡說！爾乃烏合小寇，何用我元帥虎駕親臨。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施全是也。奉元帥將令，特來拿你。」董先大怒，舉起手中月牙鏟，照頭便打，施全舉戟相迎。只聽噹的一聲，打在戟桿上，震得施全兩臂麻木。又是一連幾鏟，施全招架不住，轉馬就跑。董先大叫：「你往那裏走？」拍馬追趕下來，追了四五里路。施全走得遠了，董先只得勒馬回山。

這施全因被那董先這把月牙鏟，打得魂魄俱消，不敢望本營中來，只顧落荒敗走。那自己馬蹄鈴聲響，他只認做後邊董先追來，所以沒命的飛跑，一口氣直跑下二十來里路。回轉頭來，不見了董先，方纔勒住馬。喘息未定，忽見前面爲首一位少年，生得前髮齊眉，後髮披肩，面如滿月，頭帶虎頭三叉金冠，



二龍搶珠抹額，身穿大紅團花戰襖，軟金帶勒腰，坐下一匹渾紅馬。後面隨着十四五個家將，各各騎着劣馬，手執器械，跟着這少年，一直望前而去。施全想道：「那個少年，必然是富家子弟，在此興圍作樂的。倘若前邊去，遇着了這個盜，豈不枉送了性命。待我通知他一聲，也是好事。」便高聲叫道：「前邊這後生，快快轉來，休得前去送命！」那後生正行之間，聽得此話，勒馬轉來，向施全問道：「將軍喚我轉來，却爲何事？」施全道：「前邊有個強盜，十分利害，恐你們不知，倘遇見了他，白送了性命，故此通知你一聲，快些轉去罷！」那後生道：「將軍何以曉得前邊有強盜？」施全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官，施全便是。因有護糧總兵謝昆，被那九宮山上強盜阻住不放。我奉元帥軍令，前來保糧。不道強盜果然本事高強，殺他不過，被他打敗了。故此喚你們轉來，是個爲好的意思。」那少年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極承你盛情。」遂分付家將：「取我的鎧甲來！」家將答應一聲，取過包袱解開，公子下馬披挂，那施全在

旁看他穿上一副就身貼體的黃金甲，橫勒蠻獅帶，翻身跳上渾紅馬。兩個家將擡一桿虎頭鑿金槍，公子執在手中，叫聲：「施將軍！引我前去捉這強盜。」施全觀看他的這一根槍桿，比自己的戟桿還粗些，想必倒有些本事的，便道：「小將軍！你尊姓大名？這強盜委實利害，不要輕看了他吓！」公子道：「我今且去會會這個強盜，若然勝了，與你說名姓；若然不能取勝，也不必問我姓名。就請將軍前行引道。」施全害怕，那裏敢先走。那些衆家將都笑道：「虧你做了一位統制老爺，遇了強盜，這樣害怕，怎麼去與金兵對敵？同去，不妨的。」施全滿臉慚愧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一齊同走。

將近九宮山，施全把手指道：「前面半山裏的人馬，就是強盜營頭。」那小將軍就催馬來到山下，高叫一聲：「快着那董先強盜下來，認認我小將軍的手段！」嘍囉忙報知董先，董先飛馬下山。施全見了，對小將軍道：「強盜來

了，須要小心些！」公子道：「待我拏他。」一馬冲上前去。施全同家將在後邊觀看。那童先見了公子，便罵道：「施全你這狗男女，也不成人，怎麼去叫一個小孩子來送命！豈不可笑！」公子道：「你可就是董先麼？」董先道：「既知我名，就該逃去，怎麼還敢問我？」公子道：「我看你形狀，倒也像是一個好漢。目今用人之際，何不改邪歸正，掙個功名？我也是要去投岳元帥的，不若同了我去。若一味逞蠻，恐你性命不保！可細細去想來。」董先道：「你這小毛蟲！有何本領，擅敢如此無禮，口出大言！」遂一鏟打來。公子擺了這桿虎頭槍，在他鏟柄上一托，噹的一聲響，梟在旁邊。耍耍一連幾十槍，殺得董先手忙腳亂，渾身臭汗，那裏招架得住。只得回馬敗上山去，大叫：「兄弟們快來！」

那陶進等四人，讓過董先，一齊走馬冲下山來。一見了那位小將軍，齊齊叫聲：「啊呀！原來是公子！」各各慌忙跳下馬來跪下。公子亦下馬來道：「俺祖爺！原叫你們去投岳元帥，怎麼反在這裏落草？」却說那四人，原是張元帥

舊時偏將，故此認得公子。當下便道：『小將們原要去投元帥的，往這裏經過，被這董哥拏住，結爲兄弟，故此流落在此。不知公子何故到此？』公子道：『我遵祖父之命，去投岳元帥。遇見了施將軍，說你們阻擋了糧草，故爾來此。我想：你等在此爲盜，終無結果。既與董先結義，何不勸他歸順朝廷，同我到岳元帥營前効力！』陶進等領了公子之言，連忙上山去勸董先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這施全看見公子在那裏降伏這四人，便來問家將道：『你家公子，是何等樣人？緣何認得這強盜？』張興道：『俺家公子，名喚張憲。俺家老爺，便是金陵大元帥，今已亡故了。俺家大老爺，因有半股瘋疾，故命我家公子去投岳元帥麾下，去幹功名的。』施全聽了大喜，連忙下馬，來見了公子。謝總兵亦聽得報說此事，亦出營來迎接。恰好陶進等四人下山來見公子道：『小將們說起先老爺之事，董哥亦佩服公子英雄，情願投順。但要收拾寨中，求公子等一天，

方可同行。」公子道：「不妨！你們可同去幫助收拾，我在此間等候便了。」四人領命回山。這裏謝昆、施全，迎接張憲，各各見禮已畢，施全安排酒飯款待。

到了次日，董先等五位好漢，收拾乾淨，放火燒了山寨，帶領數千嘍兵下山來。謝昆接進營中，與施全、張憲各各見禮已畢。施全把兵分爲兩隊，往茶陵關而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那湯懷，同着孟邦傑奉令催解糧草，到了三叉路口，軍士來稟道：「老爺走大路？還是小走路？」湯懷問道：「大路近？還是小路近？」軍士道：「小路近得一二十里。但恐有草寇強盜。」湯懷道：「糧米早到軍前，就是功勞。既然小路近，就走小路。放着我二人在此，那裏有喫豹子心肝的強盜來惹我？怕他的？」軍士領命，竟往小路而走。不道路狹難行，反要爬山過嶺，本意圖快，不覺

越慢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一日行到一塊大平陽之地，湯懷分付軍士安營造飯，方好盤山。衆軍領令，就紮下營寨歇息。湯懷對孟邦傑道：「賢弟！這幾日行路辛苦，我今閒坐在此，何不同你到山前山後，尋些野味來下酒何如？」孟邦傑是個少年心性，便道：「悶坐不過，甚好！甚好！」湯懷就命家將：「緊守營門，我們閒耍一回就來。」二人出營上馬，信步望着茂林深草處，一路沿着山下搜尋而來。只見前面一隻大鹿，在那裏喫草，湯懷拈弓搭箭，應的一箭射去，正中在鹿背上。那鹿負痛，帶箭飛跑。湯孟二人加鞭追趕。那鹿沒命的跑，追下有十來里路。

到松林裏，轉出一班女將，爲首兩女子。常言道：「無巧不成話。」那隻鹿，剛剛跑到那林邊，被那使刀的女子，加上一刀，那鹿熬不住疼痛，就地打一滾，却被衆女兵一撓鉤搭住，將繩索捆住，扛擡去了。湯懷看見，叫聲：「孟賢弟！你

看好兩個女子，把我們的鹿捉將去了！」孟邦傑道：「我們上去討還來。」湯懷道：「有理。」遂趕上前來，高叫道：「這鹿是我們射下來的，你倒湊現成，那裏有這等便宜事？快快送還便罷，休要惹我小將軍動手。」那拏劍的女將喝道：「胡說！這鹿明明是我妹子一刀砍倒的。你要賴我，我就肯還你，只怕我手中雙劍也未必肯。」湯懷大怒道：「好賤人！我看你是個女子，好言問你取討，你反敢無禮麼？」就把槍倒轉，一槍桿打來。那女將舉劍隔開，劈面就砍。惱得湯懷心頭火起，使開槍耍耍，一連幾槍。那女將力怯，招架不住。惱了使雙刀女將，把馬一拍，舞動日月刀，上來幫助。

孟邦傑看得高興，掄開雙斧，上前接住。兩女兩男，捉對兒廝殺。那女將抵敵不住，虛晃一刀，轉馬敗將下去。湯孟二人那裏肯聽，隨後追趕。

不到二三里地面，來到一所大莊院，背靠一座大高山，莊前一帶合抱不攏的大樹。那女將到了此地，竟帶領女兵轉入莊內，將門緊緊關閉，竟自進去。

了湯懷趕到莊門口高聲大叫：「你那兩個賤人不還我鹿，待躲到那裏去？快把鹿送出來，萬事全休。若不然，惹得老爺性發，把你這鳥莊子，放一把火燒做了白地。」叫了一回，不見動靜。孟邦傑道：「哥哥！我們打進去，怕他怎的？」湯懷道：「那怕他是皇帝家裏。」

二人正待動手，只見莊門開處，走出一位老者，年過半百，方臉花鬚，頭帶逍遙巾，身穿綠色絨袍，背後跟隨着三四個家將，各挂一口腰刀，慢慢的踱將出來，問道：「是那裏來的村夫，上門來欺負人？我這村莊，非比別處，休來討野火喫！」湯懷正要開口，却是孟邦傑上前一步，在馬上躬身道：「老丈聽者！我們二人乃是岳元帥麾下護糧統制。今日在此經過，在山前尋些野獸下酒。方纔射倒一鹿，却被你們莊裏兩個女將恃強搶去，故此特來取討。」那老者聽了，便道：「原來爲此一隻鹿，值得甚事，大驚小怪！你們既是兩位護糧將軍，且請進小莊待茶。方纔這兩個是小女，待老夫去把鹿討來奉還便了。」湯、孟二

人見那老者言語溫和，遂跳下馬來，跟隨了進莊；莊客把馬拴好在莊前大樹上。

二人到了大廳上，撇下了兵器，望老者見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就請問：「二位高姓大名？現居何職？」湯懷道：「小將姓湯，名懷，是岳元帥從小結拜義弟。這個兄弟，乃是山東孟邦傑，因惡了劉魯王，投在岳元帥麾下，都做統制之職。今奉元帥將令，催糧到此，偶爾逐鹿，多有搪突，請問長者尊姓大名？此地名何所？」老者道：「老夫姓樊，名瑞，向爲翼鎮總兵，目今告病休官在家。此間後面高山，名爲八卦山，因老夫賤姓樊，此莊順口就叫做樊家莊。今日難得二位將軍到此，山餚野蔬，且權當接風。」二人連稱：「不敢！原來前輩尊官，小將們不知，多有冒犯，望乞恕罪！」

正說之間，左右安排桌櫈，擺列酒饌。二人連忙起身作謝，說道：「小將們公事在身，不敢久停，這鹿不還也罷，就此告辭了。」樊瑞道：「二位既來之，則

安之，且請略坐一坐。老夫還有話請教。』二人只得告禮坐下。兩邊家將斟過酒來，各人飲過幾杯，樊瑞開口道：『二位將軍在外，終日在兵戈叢內馳騁，還念及家中父母妻孥否？』湯懷道：『不瞞老伯說，向來年荒時候，老父母都已見背，連年跟着岳元帥南征北討，也不曾娶得妻室，倒也無甚牽挂。』樊瑞道：『如是，正好盡力王事。但孟將軍青年，必竟椿萱還茂？』邦傑聽了，不覺兩淚交流，遂將劉猊行凶之事，告訴一遍。因此未有妻室。樊瑞聽了，兩人說話，暗暗點頭道：『難得！難得！老夫有一言，二位亦不必推辭。老夫向爲總兵，只因奸臣當道，不願爲官，隱居於此。年已望六，小兒尙幼。只因兩個小女，一向懶學女紅，專好掄刀舞劍，由他嬌養慣了，故今年雖及笄，尙未許人。今日得遇二位到此，也是良緣。老夫意欲將兩個小女，招贅二位，爲東牀嬌客。未知二位意下若何？』二人聽了，心中大喜，只得假意道：『極承老伯不棄！但恐粗鄙武夫，怎敢仰攀高門閨秀？』樊瑞道：『不必固遜。前日藕塘關金舍親曾有書來，說岳元

帥已將「臨陣招親」一款革除。今賢壻們軍糧急務，難於久留，趁今日乃黃道吉辰，便行合巹。」遂飲了幾杯，撤過筵席，叫莊丁：「去把二位將軍的馬，牽入後槽喂養。」一面端整花燭，安排喜筵；一面差人去近村莊，請過鄰里老友，來赴喜酌。那些合莊親鄰，亦都來賀喜。一時間，廳堂上點得燈燭輝煌，請出樊老夫人來，拜見岳父岳母，送入洞房。

禮畢，湯、孟二人出到廳堂，款待衆客。正在飲酒之間，家將來報說：「公子回來了。」但見家將們扛擡着許多獐、麋、兔、鹿之類，放在簷下。後面走進一位小英雄，前髮齊眉，後髮披肩，年紀十二三歲，生得一表人材。原來就是有名的虎將樊成。上廳來先見了爹爹，樊老將軍便道：「這次因何去了十數日方回？」樊成道：「那近山野獸俱已拏盡，故爾遠去興圍，遲了幾日。」老將軍道：「過來與兩位姐夫見禮。」樊成道：「孩兒不曉怎麼就招了這兩位姐夫。」老將軍道：「這個姓湯，名懷；那個姓孟，名邦傑；俱是岳元帥麾下，現居都統制之職。」

因爲解糧過此天緣湊合招贅在此。」樊成聽了，方來見禮，又與各親友等見禮畢，然後就坐飲酒。直至二更方散。

到了次日，樊老將軍宰了些牛羊豬鷄等物，叫莊丁扛抬十來罇，自窖下的好酒，送到營中，犒賞了衆軍士。

住了三日。到第四日，湯孟二人請岳父出來稟道：「小壻軍務在身，今日拜別起行。」樊瑞道：「此乃國家大事，不敢相留。」就命準備酒席餞行。樊瑞道：「賢壻們可盡心王事，若能迎還二聖，我亦有光！小女自有老夫照看，放心前去。」樊成道：「再過二年，我幫你來殺番兵。」湯孟二人拜辭了岳母與小舅妻舅，作別出莊回營，領兵解糧起身。

謝總兵催糧，到了關下紮住，同衆將來到轅門候令。旗牌稟過元帥，元帥



令進見。謝昆、施全，先把九宮山鐵面董先降順之事，又將會着張公子的話，細細稟明。岳爺大喜，便叫：「快請張公子相見。」公子就上前參見，將祖父之書，雙手呈上。岳爺接過看了，隨卽出位相扶道：「公子在我這邊，皆是爲朝廷出力。」遂分付張保：「將行李送在我衙門左近，早晚間還有話說。」張保領令去。元帥又令董先等五人上堂參見已畢，岳爺道：「爾等到此，須要代國家建功立名，不枉男兒之志。」董先等謝了。元帥遂令將董先帶來兵卒，命軍政司安插，收明糧草。諸事已畢，大排筵宴，慶賀新來六將。各各見禮，合營暢飲。

忽報：「湯孟二將軍候令。」元帥道：「令進來！」二將進見，元帥道：「十數萬大兵，日費浩繁，何爲今日纔來？」二人道：「末將有下情稟明，望元帥恕罪。」就將因貪行小路，捉鹿招親，成婚三日，有誤軍機之事，細細稟明。元帥道：「我前有令把『臨陣招親』一款，已經革除，爾亦無罪。既是如此，且與衆將相見，另日與你們賀喜罷。」二人謝過，就來與張憲、董先等各各見禮，入席飲宴。

岳元帥到了次日，將兩隊軍糧，屯紮關中，遂發大兵起身，來取棲梧山。到得離山十里，安下營盤，來至山下討戰。何元慶聞報，披挂下山。岳爺抬頭觀看，見那將頭帶爛銀盔，身披金鎖甲，手擎兩柄銀鎚，坐下一匹嘶風馬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。岳爺暗想：『若得此人歸順，何愁二聖不還。』便開口道：『來者莫非何元慶乎？』元慶道：『然也。來將可是岳飛麼？』岳爺道：『既知我名，何不投降！』元慶道：『你既是岳飛，我聞你兵下太湖，收服楊虎，余化龍，果然是員名將。本帥久欲投降，奈我手下有兩員家將不肯，故爾中止。』岳爺道：『凡爲將者，君命且不受，豈有反被家將牽制之理！虧你還要將領三軍，豈不可恥！』元慶道：『你不知我這兩個家將，非比別個；自幼跟隨着我，不肯半步相離，我亦不能一刻離他，所以如此。』岳爺道：『你那兩個家將，是何等樣人，可叫他出來，待本帥認他一認，待本帥勸他歸順何如？』元慶道：『那兩個家將，有萬

夫不當之勇，恐他未必肯聽你的話。」岳爺道：「你且叫他出來。」元慶道：「你必要見他，休得害怕！」岳元帥道：「不怕不怕。」何元慶喚出那兩員家將來。畢竟兩個家將是何等之人，肯降不肯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何元慶兩番被獲 金兀朮五路進兵

岳元帥要見何元慶的兩個家將。何元慶就把手中兩柄銀鎚一擺，叫聲：「岳飛！這就是我兩個家將，你只問他肯降不肯降。」岳爺大怒道：「好匹夫！百萬金兵，聞我之名，望風而逃；豈懼你這草寇！本帥見你是條好漢，不能棄暗投明，反去幫助叛逆，故此好言相勸。怎敢在本帥面前，搖唇弄舌！不要走，且喫本帥一槍罷！」耍的一槍，劈面門打來。何元慶舉銀鎚，噹的一聲，架開槍，叫聲：「岳飛！休要逞能！你果能擒得我去，我便降你。倘若不能，恐怕這鎚不認得人，有傷貴體，那時懊悔遲矣。」岳元帥道：「何元慶，你休得誇口，敢與本帥戰一百合麼？」耍的又是一槍，元慶舉鎚相迎。槍挑鎚，好似狻猊舞爪；鎚架槍，渾如獅子搖頭。這一場大戰，真箇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，直戰到未牌時分，不分勝

敗。元慶把鎚架住了槍道：『明日再與你戰罷。』岳爺道：『也罷！且讓你多活一晚，明日早來領死。』兩下鳴金收軍。

元慶回山，暗暗傳下號令：『今夜下山去劫宋營，各各準備。』

岳元帥回到營中坐定，對衆將道：『我看何元慶未定輸贏，忽然收兵，今晚必來劫寨。湯懷兄弟，可領本部軍兵，在吾大營門首，去開掘陷坑，把泥土蓋掩。』再令張顯、孟邦傑各領撓鈎手，皆穿皂服，埋伏於陷坑左右，如拏住了何元慶，不准傷他性命，如違，定按軍法。三將領令，各去行事。又令牛臯、董先各帶兵一千，在中途埋伏，截住他歸路。須要生擒，亦不許傷他性命。二將領令去了，元帥自把中軍移屯後面，分撥已定。

到二更天氣，何元慶就領一千嘍囉，盡穿皂服，口銜枚，馬摘銅鈴，悄悄下山，竟往宋營，看看將近營門。元慶在馬上一望，只見宋營寂然無聲，更鼓亂點，燈火不明，元慶道：『早知這般之寨，岳飛早已就擒。』當時就一聲號礮，點

起燈球火把，如同白日。何元慶爲首，吶喊一聲，一齊沖入宋營。只聽得宋營中一聲號礮響，何元慶連人帶馬跌入陷坑，右有張顯，左有孟邦傑，帶領三軍一齊上前，將撓鈎搭起何元慶來，用繩索綁住。那些嘍囉一見主帥被擒，各轉身逃走。正遇董先、牛臯攔住去路，大叫：「休走了何元慶！」衆嘍囉齊上跪下道：「主帥已被擒去，望老爺們饒命。」牛臯道：「既如此，隨俺們轉去。如要走向去的，須要留下頭兒來！」衆嘍囉齊聲道：「情願歸降。」牛臯、董先帶了降兵，回至大營門首，等候天明。

岳元帥升帳坐定，衆將參謁已畢。張孟二將將何元慶綁來繳令。牛臯、董先亦來繳令。刀斧手將何元慶推至帳前，見了岳元帥，立而不跪。元帥陪着笑臉站起來道：「大丈夫一言之下，今請將軍歸順宋朝，再無異說。」元慶道：「此乃是我貪功，反中了你的奸計；要殺就殺，豈肯服你。」元帥道：「這又何難。」分付放了綁，交還了何將軍馬匹雙鎗，并本部降兵，再去整兵來戰。左右領令，

一一交清。元慶出了宋營，帶領嘍囉，竟回棲梧山，寨中坐定，好生惱怒，「不想中了奸計，反被這廝取笑一場。我怎生計較拏住了岳飛，方出得胸中之氣？」

岳元帥次日升帳，喚過張用問道：「那棲梧山可有別路可通麼？」張用道：「後山有條小路，可以上去得。只是隔着一溪澗水，雖不甚深，路狹難走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有此路，吾計成矣。」遂命張用、張顯、陶進、賈俊、王信、王義，帶領步兵三千，每人整備布袋一口，裝入沙土，身邊暗帶火藥。到二更時分，將沙袋填入山溪，暗渡過去。取棲梧山後，殺入寨中，放火爲號。

六將領令而去。又暗寫一柬帖，命楊虎、阮良上帳，分付照柬計而行。二將領命去了。又喚耿明初、耿明達上帳，亦付柬帖，依計而行。二將亦領令而去。

岳元帥分撥已定，忽報何元慶在營前討戰。元帥就帶領兵將，放礮出營，兩軍相對，射住陣脚。岳爺出馬叫道：「何將軍！今日好見個高低了。」元慶道：

「大刀闊斧奇男子，今日與你戰個你死我活，纔得住手。」岳爺道：「我若添一個小卒幫助，也不算好漢。放馬來罷。」元慶拍馬提鎚就打，岳爺舉槍招架。元慶這兩柄鎚，盤頭護頂，攔馬遮人，一派銀光皎潔。岳爺那一桿槍，右挽左撥，劈面分心，渾如蛟舞龍飛。兩個直殺到天色將晚，並不見個輸贏。岳爺把槍架住了雙鎚，叫聲：「將軍！天色已晚，你若歡喜夜戰，便叫軍士點起燈球火把，戰到天明。若然辛苦，回去將養精神，明日再來。」元慶大怒道：「岳飛休得口出大言。我與你戰個三晝夜。」隨各叫軍士點起燈球火把，三軍吶喊，戰鼓忙催，重新一場夜戰。

殺至三更將近，只聽得棲梧山上兒郎吶喊，火光沖天。岳爺把馬一提，跳出圈子，叫聲：「何元慶！你山上火起了！快快回去救火！」何元慶回頭一看，果然滿山通紅，心裏喫了一驚。又聽得一班宋將齊聲大叫：「元帥！趁此機會，拏此狗頭。」岳爺道：「不可。何將軍快些回去！」元慶回馬便走。

不多路。山上嘍兵紛紛散下山來，報道：『茶陵關張用引領人馬，從後山殺上來，四面火起，奪了山寨。小人們抵敵不住，只得逃下山來。』元慶咬牙切齒，大罵張用：『這喪心奸賊，與你何仇，搶我山寨，叫我何處安身？』衆頭目道：『山寨已失，後面又有岳飛兵阻；不如且回汝南，奏聞大王，再發傾國之兵，前來報仇，何如？』元慶道：『說得有理。』就帶了衆軍士撥轉馬頭，望汝南大路進發。

元慶行到天明，叫聲：『苦！我死於此矣！這一條大橋，是誰拆斷了！此處又無船隻，叫我怎生過去！』衆兒郎正在心急，忽聽得一聲礮響，水面上撐出一隊小船來，俱是四槳雙櫓，刀槍耀目。前面兩隻船頭上，站着楊虎、阮良，各執兵器，高聲大叫：『何將軍！我元帥將令，在此等候多時，邀請將軍同保宋室江山。快請下船！』衆嘍囉嚇得魂飛魄散。何元慶也不答話，撥馬便走。

直至白龍江口，衆兒郎一看，但見一派大江，並無船隻可渡。又聽得後面

宋兵追聲已近，何元慶道：『又不能過得江去，不如殺轉去，與岳飛併命罷。』軍士用手指道：『這小港內，不是兩隻漁船？』元慶騎馬跑上來，叫道：『漁翁！快來救我！我乃棲梧山上大元帥何元慶，渡了我過去，重重謝你。』那漁翁見了，把船撐出港，把手一招，叫聲：『兄弟！快把船使來，是何老爺在此。』兩隻小船一齊撐至沙灘，叫聲：『何老爺快請上船來！』元慶道：『你這小船，怎渡得我的馬？』漁翁道：『老爺坐在小人船上，把這兩柄鎚放在兄弟船中。老爺身體重大，這江水不是兒戲的，那裏還顧得馬！』元慶只得下船，把鎚放在那裏船上，連忙撐得船離岸。

岳元帥的追兵，已經趕上。那些衆頭目齊齊跪下，情願投降。元慶看了，十分淒楚。『還虧得不該死，遇着這兩個漁翁救我！只是可惜我的馬，被他們拿去了！』元慶又叫道：『漁翁！你兄弟的船，爲何搖向那邊去了？』漁翁道：『啊呀！不好了！我這兄弟是好賭的，看見老爺這兩柄鎚，是銀子打的，便起不良之

心，將鎚拐去了！元慶道：『你快叫他轉來，我將多金帛送他。』漁翁道：『老爺差了，他現的不取，反來取你賒的？』元慶道：『如此說來，是你與他同謀的了。』漁翁道：『什麼同謀，老實與你說了罷：我那裏是什麼漁人，我乃當今天子駕前都統制將軍耿明初，這個兄弟，耿明達是也。奉岳元帥將令，特地來拿你。』元慶聞言，立起身來打漁翁。這耿明初翻滾落於江去了。何元慶站在船中，心內暗想：『如今怎麼處！』正在無可如何，那耿明初在水裏下鑽出頭來，叫聲：『何元慶下來！』兩手把船一扳，船底朝天，元慶落水，被耿明初一把擒住，捉到岸上，用繩綁了，解到元帥馬前。

岳飛見了，連忙下馬，分付放綁，便道：『本帥有罪了！不知今番將軍還有何說？』元慶道：『這些詭計，何足道哉！要殺便殺，決不服你。』岳爺道：『既如此，叫左右交還鎚馬，快請回去，再以大兵來決戰。』元慶也不答應，提鎚上馬而去。衆將好生不服，便問曰：『元帥二次不殺元慶，却是爲何？』岳爺道：『列

位賢弟不知。昔日諸葛武侯，七縱孟獲，南方永不復反。今本帥不殺何元慶，要他心悅誠服來降耳。湯懷兄弟！你可如此如此。」湯懷領令而去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何元慶來到江口，又羞又惱，又無船隻。暗想：「曹成也不是岳飛對手，看個是無路可投，不如自盡了罷！」正欲拔劍自割，只見宋將湯懷匹馬空身，飛奔趕來道：「岳元帥記念何將軍，著我等來遠送。請將軍暫停鞭鐙，待小將整備船隻，送將軍渡江。」正說間，又見後面牛臯帶領健卒，扛抬些食物趕上道：「奉元帥將令，因何將軍辛苦，誠恐飢餓，特備水酒蔬飯，請將軍聊以充飢。」元慶泣道：「岳元帥如此待我，不由我不降也。」就同了湯懷、牛臯，來至岳元帥馬前跪下，口稱：「罪將該死！蒙元帥兩次不殺之恩，今情願投降。」岳爺下馬，用手相扶道：「將軍何出此言？賢臣擇主而仕，大丈夫正在立功之秋，請將軍同保宋室江山，迎還二聖，名垂後世也。」遂叫左右，將副衣甲與何將軍換

了。遂率領三軍，回茶陵關紮營。傳令棲梧山降卒，皆換了衣甲，就令何將軍部領。又備辦酒席，與何元慶結爲兄弟，合營相賀。一面申奏朝廷，養兵息馬，差人探聽曹成消息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

過了幾時，報有聖旨下來。岳爺帶領衆將，出關接旨，迎到堂上開讀。因得湖廣洞庭湖水寇楊么猖獗，特調岳飛移兵剿滅。元帥接過聖旨，送了欵差起身。却好探子回報：「探得汝南曹成、曹亮領兵逃去，不知下落。」元帥就問何將軍：「那二曹不知往何處避兵？」元慶道：「曹成兄弟，膽量甚小，聞末將已降，故爾站身不住。他有許多親眷，多在湘湖、豫直等處，佔住山寨做賊，定然投向那邊去了。」岳爺道：「量這曹成，不足爲患。」遂傳令大兵，一齊拔寨往湖南進發，在路秋毫無犯。

不一日，到了澧州。早有鎮守本州總兵，率領衆官出關迎接。岳爺引兵進

關到了帥府問總兵道：「楊么在何處？」總兵道：「楊么連日在城外焚掠想是聞知元帥兵到，已於前兩日不知那裏去了。」元帥傳令安頓營盤，一面差人探聽楊么消息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金邦兀尤探聽岳元帥兵駐澶州，征服水寇，就與軍師哈迷蚩計議：「如今這岳南蠻遠出，正好去取金陵。」哈迷蚩道：「臣已定有一計：狼主可請大太子領兵十萬，去搶湖廣。」兀尤道：「岳南蠻正在湖廣，怎麼反叫大王爺到那裏去？」哈迷蚩道：「那大太子到那裏，並不與他交戰。只要他守東，我攻西。他防南，我向北。牽制得那岳飛離不得湖廣。這裏就命二太子領兵十萬，去搶山東；三太子領兵十萬，去搶山西；五太子領兵十萬，去搶江西；弄得他四面八方來不及。然後大王自引大兵去搶金陵，必在吾掌握之中矣。此是五路進中原之計。不知大王意下如何？」兀尤聞言大喜，遂召請四位弟兄各引兵十萬，

分路而去。兀朮自領大兵二十萬，竟望金陵進發。

這時節宗留守保住金陵，屢次上表，請康王回駐汴京，號令四方，志圖恢復。無奈康王不從。此時打探得兀朮五路進兵，岳飛又羈留湖廣，急得舊病發作，口吐鮮血斗餘，大叫「過河殺賊」而死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兀朮兵至長江，早有衆元帥平章等四下拘覓船隻，伺候渡江。那長江總兵姓杜，名充，他見兀朮來得勢大，心下暗想：「宗留守已死，岳元帥又在湖廣，在朝一班佞臣，那裏敵得兀朮大兵。那兀朮有令：宋臣如有歸降者，俱封王位。我不如獻了長江，以圖富貴。」主意已定，遂分付三軍豎起降旗，駕了小船來見兀朮，口稱：「長江總兵杜充，特獻長江，迎接狼主過江。」兀朮大喜，就封爲長江王之職。杜充謝恩道：「臣子杜吉，官居金陵總兵，現守鳳台門，待臣去叫開城門，請狼主進城便了。」兀朮道：「爾子若肯投降，亦封王位。」就命杜充

爲嚮導大兵往鳳台門而來。

康王正在宮中與張美人飲宴，只見衆大臣亂紛紛趕進宮來，叫道：「主公不好了！今有杜充獻了長江，引番兵直至鳳台門；他兒子杜吉，開門迎賊，番兵已殺進都城！主公還不快走！」康王大驚失色，也顧不得別人，遂同了李綱、王淵、趙鼎、沙丙、田思忠、都寬、君臣共是七人，逃出通濟門，一路而去。

那兀朮進了鳳台門，並無一人迎敵。直至南門，走上金階進殿來。只見一個美貌婦人，跪着道：「狼主若早來一個時辰，就拏住康王了。如今他君臣七人，逃出城去了。」兀朮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美人道：「臣妾乃張邦昌之女，康王之妃。」兀朮大喝一聲道：「你這寡廉鮮恥，全無一點恩義之人，留你何用。」走上前一斧，將荷香砍做兩半。遂傳令番官把守金陵，某家統兵去捉康王。遂令杜充在前引路，沿城追趕。所到之處，人只道杜充是保駕的，自然引指去。

路，遂引着兀朮緊緊追趕上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這裏君臣七人，忽忽如喪家之狗，忙忙似漏網之魚，行了一晝夜，纔到得句容。李綱道：「聖上快將龍袍脫去，換了常服。不然，恐兀朮蹤跡追來。」康王無奈，只得依言，不敢住脚，望着平江府、秀水縣，一路逃至海鹽。海鹽縣主路金聞得聖駕逃難到此，連忙出城迎接，接到堂上坐定。王淵道：「如今聖駕要往臨安，未知還有多少路？」路金道：「雖離此不遠，但有番兵，皆在錢塘對面下營。節度皆棄兵而逃，聖上若到臨安，恐無人保駕。不如且在此待勤王兵到。」王淵道：「你這一小地方，怎生住得？」路金道：「地方雖小，尚有兵幾百。此地有一隱居傑士，只要聖上召他前來，足可保守。」高宗叫聲：「卿家！此地有甚麼英雄，在此隱居？」路金道：「乃是昔日梁山泊上好漢覆姓呼延，名灼，此人有一萬夫不當之勇，主公召來，足可保駕。」王淵道：「呼延灼！昔日原爲五虎將，

乃是英雄，只恐今已年老，不知本事如何？」高宗道：「就煩卿家去請來。」知縣領旨而去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一面縣中送出酒筵，君臣飲酒。王淵道：「依臣愚見，還是走的爲妙。倘到得湖廣，會見岳飛，方保無事。」高宗道：「列位卿家！朕連日奔走辛苦，且等呼延灼到時，再作商議。」

正說間，路金來奏：「呼延灼已召到候旨。」高宗命：「宣來！」那呼延灼到縣堂來見駕，高宗道：「老卿家！可曾用飯否？」呼延灼道：「接旨卽來，尙未吃飯。」高宗就命路金準備酒飯，呼延灼就當前席飽餐一頓。

忽見守城軍士來報：「番兵已到城下。」高宗著忙。呼延灼道：「請聖駕上城觀看。臣若勝了，萬歲卽可在此等勤王兵到，若不能取勝，聖上卽時出城，往臨安去罷！」高宗乃允，遂同了衆臣，一齊上城觀看。只見杜充在城下高叫：

「城內軍民人等聽者：四太子有令，快快把昏君獻出，官封王位，莫待打破城池，鷄犬不留，悔之晚矣！」話言未絕，那城開處，一位老將軍出城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逼我主？」杜充道：「長江王便是，你乃何人？」呼延灼道：「嘎！你就是獻長江的奸賊麼！不要走，吃我一鞭！」耍的一鞭，望杜充頂梁上打去。杜充用金刀架住，又一鞭攔腰打來，杜充招架不住，翻身落馬。衆番兵反身散去。呼延灼也不追趕，取了首級，進城見駕。高宗大喜道：「卿家真乃神勇！寡人若得回京，重加官職。」分付將杜充首級，號令在城上。

番兵散回，去報與兀朮道：「長江王追趕康王，至一城下，被一老南蠻打死了。」兀朮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」就帶了兵來至城下，叫道：「快送康王出來！」高宗正與衆臣在城上，見了流涕道：「這就是兀朮，拏我二聖的孤，與他不共戴天之仇！」呼延灼道：「主上不必悲傷，且整備馬匹。若臣出去，不能取勝，主

公可出城走，直至臨安，前投湖廣，尋着岳飛，再圖恢復。」

說了，卽提鞭上馬，沖出城來，大叫：「兀朮休逼我主，我來也！」兀朮見是一員老將，鶴髮童顏，威風凜凜，十分歡喜，便道：「老將軍何等之人，請留姓名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梁山泊上五虎上將呼延灼是也。你快快退兵，饒你的性命。不然，叫你死於鞭下。」兀朮道：「我非別人，乃大金國兀朮四太子是也。久聞得梁山泊聚義一百八人，勝似同胞，人人威武，個個英雄。某也未信。今見將軍果然名不虛傳。但老將軍如此忠勇，反被奸臣陷害，某家今勸你不如降了某家，卽封王位，安享富貴，以樂天年，豈不美哉！」呼延灼大怒道：「我當初同宋公明征伐大遼，手下不知打死了多少上將，希罕你這樣個把番奴！」遂舉鞭向着兀朮面門上打去，兀朮舉金雀斧架住。兩人大戰了三十餘合。兀朮暗想：「他果是英雄。他若少年時，不是他的對手。」

二人又戰了十餘合。呼延灼終久年老，招架不住，回馬敗走。兀朮縱馬追

趕。呼延灼上了吊橋，不知那吊橋年深日久，不曾換得，木頭已朽爛了。呼延灼跑馬上橋，來得力重，忽踏斷了橋木，那馬前蹄陷將下去，把呼延灼跌下馬來。兀朮趕上前，就一斧砍死。

城上君臣看見，慌慌上馬出城，沿着海塘而走。那兀朮砍死了呼延灼，勒馬道：『到是某家不是了。他在梁山上何等有名，反害在我手。』遂令軍士收拾尸首，暫時安葬；『待某家得了天下，另行祭葬便了。』城內百姓，開城迎接。兀朮進城，問道：『康王往那裏去了？』軍民跪了答道：『康王同了一班臣子逃出城去了。』兀朮傳令，不許傷害百姓。運遂領大兵，也沿着海塘一路追去。不上十來里路，遠遠望見他君臣八人在前逃奔，帶高宗回頭，看見兀朮追兵將近，嚇得魂飛魄散。

不知君臣們脫得此難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康王逃難澶州道 岳飛救駕牛頭山

康王見兀朮將次趕上，真個插翅難逃，只待束手就擒。正在驚慌之際，忽見一隻海船使來，衆大臣叫道：「船上駕長快來救駕！」那海船上人聽見，就轉蓬駛近來，攏了岸，把鐵錨來拋住了。君臣們卽下馬來，把馬棄了，忙忙的下船。那船上人看見番兵將近，卽忙起錨使篙，纔撐離得海岸。兀朮剛剛趕到大叫：「船家快快把船攏來，重重賞你！」那船上憑他叫喊，那裏肯攏來，挂起風帆，一直使去。兀朮道：「某家如今往何處去好？」軍師道：「量他們不過逃到河南，去投岳飛；我們不如也往那一路追去。」兀朮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某家先行，你在後催攢糧草速來。」軍師領命辭了兀朮自去。

那兀朮帶了人馬，沿着海塘一路追將下來。忽見三個人，在那裏釣魚，兀

元問道：「三位百姓！某家問你，可曾見一隻般渡着七八人過去麼？」三人道：「有的！有的！老老少少，共有七八個，方纔過去得。」元道：「就煩你們引我們的兵馬追去，若拿住了，重重的賞你。」那三個暗想道：「待我們哄他沿邊而走，等潮汛來時，淹死這班奴才。」便道：「既如此，可隨着我們來。」就引了金兵一路追去。

不一時，但見雪白潮頭，湧高數丈，波濤滾滾，猶如萬馬奔騰。原來錢塘江中的潮汛，非同小可。霎時間，巨浪滔天，山崩地裂。一聲響，嚇得元魂飛魄散，大叫一聲，連忙拍馬走到高處。那江潮擁來，將元的前隊幾萬人馬，連那釣魚的三人，多被潮浪湧去，盡葬江魚之腹。

那三人却是朱縣主自拚一死，扮作漁翁，哄騙元的。

那時元大怒道：「倒中了這漁翁的奸計，傷了我許多人馬。」只見軍師在後面趕來道：「嚇死臣也！雖然淹死了人馬，幸得狼主無事。我們一直追

至湖廣，必要捉了康王，方消此恨。」於是催趲大兵，一路追來。

再說高宗幸得海船救了危急，路金叫船家端正午飯。君臣尙未吃完，前邊使下一隻大船來，將船頭一撞，跳過幾個強人來，就要動手。衆大臣道：「休得驚了聖駕！」強人道：「什麼聖駕？」太師道：「這是宋朝天子。」衆人嚷道：「好！俺家大王，正要拏個宋朝天子。」這幾個強盜，搶進艙來，將高宗並衆臣一齊捉下船去，解至蛇山。上了岸，報進寨去。那大王問道：「拿的甚麼人？」嘍囉稟道：「是宋朝皇帝。」那大王聽說是宋朝皇帝，便大怒道：「綁去砍了！」李綱叫道：「且慢着！大海之中，怕我們飛了去不成？但是話也須要說個明白，和你有何仇恨，使我們死了，也做個明白之鬼。」大王道：「既要明白。」叫頭目：「領他們到兩廊下去看了來受死。」頭目得令，遂引了李太師一行人來到兩廊下，但見滿壁俱是圖畫。李綱道：「這是什麼故事？」頭目道：「這是梁

山泊宋大王的出身。我家大王就是北京有名的浪子燕青。只因宋大王一生忠義，被奸臣害死，故有此大冤。」李綱又逐一看下去，看到「蓼兒洼」便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放聲大哭起來。哭一聲：「宋江」罵一聲：「燕青」哭一聲：「宋江，好一個忠義之士！」罵一聲：「燕青，你這背主忘恩的賊！不能將蔡京、童貫一般奸臣殺了報仇，反是偷生在此快活。」燕青聽見，心下想道：「這老賊罵得有理。」叫頭目：「送他們到海中，由他們罷。」頭目答應一聲，將他們君臣八人，推下海船，各自上山去了。

高宗與衆臣面面相覷。這茫茫大水，無路可通，俱各大哭道：「這賊人將我們送在此處，豈不餓死！」正哭之間，忽見一隻大船，迎着風浪使來。衆大臣齊叫：「救命！」只見五個大漢，把船攏上來，問道：「你們要往何處去？」衆人道：「要往湖廣去尋岳元帥的。」那五個大漢道：「我們就送你去。可進艙坐定。桌上有點心，你們大家吃些。」君臣進艙，正在將飢時候，就將點心來吃。高

宗道：『天下也有這樣好人！寡人若有回朝之日，必封他大大的官職。』行了幾日，已到黃州界牌關。衆臣大喜，謝了船家，上岸來，進了界牌關，行了半日，來到一座村莊中央，一分人家門首。因他造得比別家高大，李綱抬頭一看，叫聲：『主公不好了！這是張邦昌的家裏，快些走罷！』沙丙、田思忠扶了高宗，急往前行。

卻被他們家人看見了，忙忙進去報知太師道：『門首有七八個人過去，聽見他說話，好似宋朝天子，往東首去了。特來稟知。』邦昌聽了，忙叫備馬，出了門，一路追來，看見前面正是高宗君臣，高叫主公慢行，微臣特來保駕。』連忙趕上來，下馬跪着道：『主公龍駕，豈可冒險前行，倘有意外，那時怎麼處！且請聖駕枉駐臣家，待臣去召岳元帥來保駕，方無失誤。』高宗對衆臣道：『且到張愛卿家，再作計議。』邦昌就請高宗上了馬，自己同着衆臣隨後跟着回家。進了大廳上，高宗坐定，便問：『卿家可知岳飛今在何處？』邦昌道：『現在

駐兵澶州，待臣星夜前去招來。』高宗大喜。邦昌分付家人，安排酒席款待。天晚時，送在書房一處安歇。私下叫家人前後把守，辭了高宗，只說去召岳飛，却飛星的到粘罕營中報知，叫他來捉拿康王去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邦昌的原配蔣氏夫人，修行好善，家事俱是徐氏二夫人掌管。那晚有個丫鬟，將張邦昌在二夫人房內商量拘留天子太師，去報金邦大太子來捉之事，細細說知。蔣夫人吃了一驚。挨到二更時分，悄來來到書房，輕輕扣門，叫聲：『快些起來逃命！』君臣聽見，連忙開門，問是何人。夫人道：『我乃罪臣之妻蔣氏。我夫奸計，款留聖駕在此，已去報粘罕來拿你們了！』高宗慌道：『望王嫂救救孤家，決當重報。』夫人道：『可隨罪婦前來。』君臣八人，只得跟了蔣氏，來到後邊。蔣氏道：『前後門都有人看守，一帶俱是高牆，難以出去。只有此間花園牆稍低，外面俱是菜園，主公可從牆上爬出去罷。』君臣八人，只得扳

枝附樹，爬出牆來，慌不擇路，一跌一踬上路逃走。蔣氏諒難卸過，在腰間解下鸞帶，在一棵大樹上吊死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張邦昌來到番營報知粘罕。粘罕隨卽領兵三千，連夜趕至張邦昌家裏，進到大廳坐定，道：『快把南蠻皇帝拿來！』邦昌帶了一衆家人，走進書房，只見書房門大開，不見了君臣八人。這一驚不小。慌忙尋覓，一直尋到後花園，但見牆頭爬倒，叫聲：『不好了！』回轉頭來，只見蔣氏夫人懸掛在一棵樹上。邦昌咬牙恨道：『原來這潑賤，壞了我的事！』卽拔佩刀將蔣氏夫人之頭割下，出廳稟道：『臣妻將康王放走，特斬頭來請罪。』粘罕道：『既如此，他們還去不遠，你可在前引路去追趕。但你既然歸順我國，在此無益，不如隨着某家回本國去罷。』命小番將張邦昌家抄了，把房子燒毀了。邦昌心下好生懊悔，但也只好跟了粘罕前去。

高宗君臣八人，走了半夜。剛剛上大路，恰遇着王鐸帶領從人，騎馬來望張邦昌，要商議歸金之事。恰好遇着高宗君臣，王鐸大喜，慌忙下馬，假做失驚跪奏道：『主公爲何如此？』李綱將失了金陵之事，說了一遍，王鐸道：『既如此，臣家就在前面，且請陛下到臣家中用些酒飯，待臣送陛下到澶州去會岳飛便了。』高宗允奏，隨同衆臣跟了王鐸，一齊到王鐸家中。進得裏頭，王鐸喝叫衆家將，將高宗君臣八人一齊綁了，拘禁在後園中。自己飛身上馬，一路來迎粘罕報信。

王鐸的大兒子王孝如，在書房讀書，聽得書童說父親將高宗君臣綁在後園，要獻與金邦；忙至後園喝散家人，放了君臣，一同出了後花園，覓路逃走。行不多路，王孝如心中暗想：『我不能爲國報仇，爲不忠。不遵父命，放走高宗，

爲不孝，不忠，不孝，何以立於人世！」大叫一聲：「陛下！罪臣之子不能遠送了！」說罷，望山澗中一跳，投水而死。君臣歎息了一番，急急往前逃奔。

那王鐸一路迎着張邦昌，引見了粘罕，報知：「高宗已被臣鄉縛在後園，專候狼主來拿。」粘罕大喜，遂同了王鐸來至家中，坐定，王鐸家人稟說：「公子放了高宗，一同逃去了。」王鐸驚得呆了。只得奏稟：「逆子放走康王，一同逃去了。」粘罕大怒，分付把都兒們，將王鐸家抄了，房屋燒燬了。命王鐸與張邦昌兩個，同作嚮導，一路去趕康王。王鐸暗恨：「早知粘罕這般恨毒，何苦做此奸臣！」

王孝如身邊有一家將，名喚王德壽，聽見小主放走康王，一同逃走，便追將上去，思想跟隨孝如。那王鐸在路望見了，便稟上狼主道：「前邊這個，是我

山
書
字
壽
聲

命放走康王，我怎麼反引他去追趕？不如領他們爬山過嶺，耽擱工夫，好讓他們逃走。」定了主意，竟往高山上亂走。那粘罕在山下扎住營盤，命衆番兵跟了王德壽爬山。爬到半山之中，擡頭觀看，上邊果有七八個人，在上爬山。王德壽叫聲：「我死也！怎麼處！」就把身子一滾，跌下山來，跌成肉醬。

那些番兵看見上邊果然有人，就拚命爬上去。那君臣八人，回頭望下觀看，見山下無數番兵爬上來，高宗道：「這次決難逃脫的了！」君臣正在危急之際，天上忽然陰雲佈合，降下一場大雨，傾盆如注。那君臣八人，也顧不得大雨，拚命爬上山去。那些番兵穿的多是皮靴，經了水，又兼山上砂滑，爬了一步，倒退了兩步。立脚不牢的，跌下來，跌死了無數。那雨越下個不住。粘罕道：「料

家人王德壽他熟諳路途，叫他做嚮導，去拿康王，必然穩當。」粘罕道：「既如此，喚他來。」王鐸叫轉王德壽來，見了粘罕。粘罕叫他騎匹好馬，充作嚮導。德壽道：「小人不會騎馬的。」粘罕道：「就是步行罷。」王德壽暗道：「公子拚

他們逃不到那裏去。且張起牛皮帳來遮蓋，等雨住了，再上去罷。」

★ ★ ★ ★ ★
那高宗君臣八人，爬到了山頂平地，乃是一座破廟，又無廟祝，渾身濕透，且進殿躲過這大雨再處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那澶州岳元帥，一日正坐公堂議事，探子報道：『兀朮五路進兵。杜充獻了長江，金陵已失，君臣八人逃出在外。』元帥一聞此言，急得魂魄俱無，大叫一聲：『聖上吓！要臣等何用！』拔出腰間寶劍，就要自刎，張憲、施全二人，急忙上前，一個攔腰抱住，一個扳住臂膊，叫聲：『元帥差矣！聖上逃難在外，不去保駕，反尋短見，豈是丈夫所爲！故今日之事，不如派兵快去救駕。』元帥道：『說得有理。然不知往何處去。』想了一想，又道：『聖上這回必向澶州而來，就派兵沿路迎接上去。』吩咐牛臯道：『牛臯兄弟，你可帶領五千人馬，同着總兵

前去，我領大兵隨後卽來。」牛臯得令，如飛而去。

牛臯領兵剛走牛頭山，恰好遇到是君臣爬山遇雨的時候。牛臯軍士在山下，也撐起帳蓬，等雨過了而行。軍士回報說：「前面有番兵扎營。」牛臯道：「既有番兵，怕君王在這山上。請問總兵從何處上山？」總兵道：「從荷葉嶺上去，卻是大路。」牛臯領兵就從荷葉嶺上去，一馬當先跑上山來。那古廟內君臣們走出偷看，見是牛臯，便大叫：「牛將軍，快來救駕！」牛臯跑到廟前下馬，進殿見了高宗，叩頭道：「元帥聞知萬歲之事，幾乎自盡，幸得衆將救了。令牛臯先來保駕。果然在這裏！」就將身邊乾糧，獻上與高宗充飢。然後分付三軍，守住上山要路。

那些番兵，等雨住了，正要上山，忽見有宋兵把守，忙報知粘罕。粘罕就命人去催躡大兵，又着人望臨安一路，迎報兀朮領兵來。且把康王困住，不怕他插翅飛去。

牛臯就叫澶州總兵，回去保守澶州，速請元帥領兵來救駕。那總兵在路，正迎着元帥大兵，報說：『聖駕正在牛頭山。』牛將軍請元帥速上山保駕。元帥聞得，飛奔上牛頭山來。牛臯迎接，同至古廟見了高宗，奏道：『微臣有失保駕，罪該萬死。』高宗大哭道：『奸臣誤國，卿有何罪？』又把一路上受苦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『孤家因衣服濕透，此時身上發熱，如之奈何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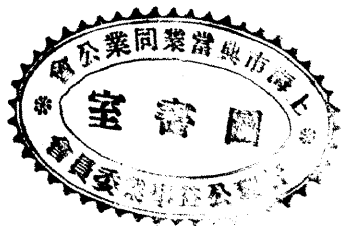
衆臣正在商議，只見張保過來稟說：『拏得一個奸細，聽候發落。』岳爺道：『帶他過來！』張保一把提將過來跪下。元帥看他是一個少年道童，便問：『你是何人？敢來窺探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是上山玉虛宮道童。聞得有兵馬在此，師父着小人來打探，望乞饒命。』岳爺道：『那玉虛宮可大麼？』道童道：『地方甚大，有三十六個房頭。』岳爺道：『你去說與住持知道，不必驚慌。有當今天子避難至此，因聖體不和，着你們收拾好房幾間，送聖上來將養。』道童得令，飛奔上去報信。

岳爺奏道：『臣探得有玉虛宮，可以安住，請陛下上車。』遂將小糧車出空了，載了天子。衆大臣各揀一匹馬騎着。衆將一齊送高宗來至宮前。早有住持率領三十六宮道士，跪着迎接。天子進了宮，十分喜悅。岳爺即將乾淨新衣與高宗換了。衆臣請安已畢。只見走過一個老道士奏道：『當年梁山泊上神醫安道全，在本山藥王殿內安躡靜養。今聞聖體違和，乞聖上着來調治，可保聖躬無恙。』高宗大悅，即命老道士：『快請來調治朕躬，自當封職。』

李綱奏道：『乞於古廟左首，搭起一臺，效當年漢高祖築臺拜將之事。拜封元帥並衆將官，好使他捨身爲國。』高宗准奏，遂令路金監督搭臺。次日高宗出宮，衆將迎駕上臺，傳旨：『封岳飛爲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兵部尙書都督大元帥。』岳飛謝恩畢，衆將跪送回行宮。

明日，元帥升帳，衆將參謁已畢，站立兩旁聽令。元帥道：『三軍未發，糧草先行；目今交兵之際，糧草要緊。但山下有金兵阻路，如何出得他的營盤？那一

位大膽，敢領本帥之令，前往相州催糧！」話聲未絕，牛臯上前道：「未將敢去。」
元帥道：「你的本事，怎能出得番營？」牛臯道：「元帥休得長他人志氣，諒這
些毛賊，怕他怎的？小將若出不得番營，愿納下這顆首級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
有令箭一枝，文書一封，限你四日四夜到相州，小心前去。」牛臯得令，將文書
藏在懷中，把令箭插在飛魚袋內，上馬提鑊，獨自一個跑下山來。
畢竟不知牛臯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0671B



小學生文
庫第一集
第三七七
冊

~~1663477~~